

金屋月刊

邵洵美 章克標 編輯

第一卷

第二期

版 權 所 有

	每	月	一	期	
每	期	二	角	八	分
半	年	一	元	五	角
全	年	二	元	八	角
郵	費	國	內	一	分
		國	外	四	分
十	八	年	二	月	一
				日	出
					版

金屋第二期

- 1 來吧讓我們沈睡在噴火口上歡夢……章克標
- 2 在不知名的道旁……徐志摩
- 3 素描……常 玉
- 4 外遇……滕 固
- 5 號外……倪貽德
- 6 故友……葉鼎洛
- 7 和尚的情史… George Moore 著 ……洵美譯
- 8 二菴童 谷崎潤一郎著……克標譯
- 9 要做一篇魯迅論的話……A. B.
- 10 爐火作者的答覆……趙景深
- 11 談散文 Van Deijssel 著 ……子雄譯
- 12 無名的裘特 T.Hardy 著 ……有守譯
- 13 金屋郵箱
- 14 金屋談話

來吧，讓我們沈睡在噴 火口上歡夢。

章 克 標

說我們是睡在噴火口上？

又說我們是在做夢？

好的！ 我們只愁沒有夢，只愁有夢也要醒，只愁夢醒之後要看見接觸感受世上的一切。 倘使我們真能有夢，有一個永世不醒的夢，那是多麼高興呀！ 即使只有暫時的夢，我們也還是喜歡這夢的。

因為只有夢是好的。 在夢裏一切都是愜心的滿足，即使她是苦痛也芬芳的，即使他是恐怖也燦爛的，即使牠是悲哀也甜蜜的。 況且還有使心舞肉躍的奔放的夢，使神安志寧的怡暢是夢。 這些歡樂的夢。

在夢的世界裏，我們認識了美的本體，我們體驗了歡喜的沸揚，我們味到了虛幻的靈妙。夢是我們的世外桃源，夢是我們的天堂樂園。

爲什麼我們不能時時刻刻在夢中呢？爲什麼我們不能不停不歇地做夢呢？

我們有眼，不能免出有許多醜色來惹。我們有耳，不能免出有許多醜聲來刺。我們有鼻，不能免出有許多醜氣來衝。我們有舌，不能免出許多醜味來嘗。我們有身，不能免出有許多醜觸來接。我們有覺，不能免出有許多醜念來感。啊！若使我們能把這一切攆斥棄絕。

但爲我們有夢，我們可以不用悲傷我們的不能做到五蘊寂滅，四大皆空，而且又是無需做到的。

我們在夢裏，我們的眼，耳，鼻，舌，身，覺是如何使得我們達到美的極致呀！

眼有美的色相，耳有美的聲音，鼻有美的馨香，舌有美的味，身有美的觸，覺有那個美的凌空虛幻縹緲的天國。

來吧，讓我們沈睡在噴火口上獻夢。 3

我們讚美，讚美使我們這樣的夢。

什麼人都不會失意，什麼人都不會絕望。 來吧！
要情人的，可以有你夢裏的愛。 要名聲的，可以有你
夢裏的榮耀。 要金錢的，可以有你夢裏的財富。 要
權勢的，可以有你夢裏的高貴。 要什麼，給什麼，只
要你來夢裏。

你要歡樂的興奮也有，你要幽悠的休憩也有，你要
革命的火焰也有，你要隱匿的避難所也有。

一切的夢都是獻夢。

來吧，讓我們沒入獻夢！

試想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夢：

山色紫得如同花的瓣，天空比海洋更加青碧，山頂
頭濛濛地捲起黑煙，像大工廠中高聳的煙突吐氣，在青
的天面上畫了幾迴圈圈。 忽地轟隆隆起來了放雷一般
鳴動，天面上煙的捲旋加緊了幾陣，全個天都變得桃色
昏冥了。 落下來的岩點如飛蝗驟雨，落下來的灰屑如
雪舞花迷，又噴出灰水，又流放熔岩，如同山奔海嘯平
地上起了駭浪驚濤。

火山爆發了！那是。

火山因為牠心底裏有非凡的熱情蘊蓄，非凡的努力積貯，所以噴發起來是這樣的轟轟烈烈，奇觀天下。

倘若我們睡在火山的噴火口上，我們一定可以感到牠在地下的熱情的燃燒，牠的熱血的奔驟澎湃。只由這一點，我們也該欣願去睡在噴火口上，而況我們還可以歎夢。

假使我們睡在噴火口上做夢，那做的便是這一種夢。

火山爆發了，實現了我們試想的夢境。把我們爆裂成飛灰，我們的血散濺在空中的雨絲，我們的肉紛飛在空中的花片，我們的骨落下到地上的雹點。那時却解明了我們的骨還硬，我們的肉還有勁力，我們的心還不會枯死。

由我們的血肉骨造成了光霞萬道的美麗世界。而且我們的我們散遍大地，造出了一個頂光明燦爛的世界。

這原是因為火山的一爆發，全消除了世間一切的醜陋醜劣。那原是用我們的鮮血拂拭，用我們的骨肉打掃出來的一個世界。

來吧，讓我們沈睡在噴火口上歡夢。 5

倘使我們做這樣一個夢，長長地做這一個歡夢。
那是我們怎樣張開了心胸所希望的，我們怎樣延頸舉踵
所期待的呀。

說我們睡在噴火口上做夢，我們是要沈睡在噴火口
上歡夢。 來吧！ 心不曾枯死的中國青年，一同來欣
求我們的歡夢！

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在不知名的道旁

徐 志 摩

什麼無名的苦痛，悲悼的新鮮，
什麼壓迫，什麼冤曲，什麼燒燙
你體膚的傷，婦人，使你蒙着臉
在這昏夜，在這不知名的道旁，
任憑過往人停步訝異的看你，
你祇是不作聲黑絲絲的坐地？

還有蹲在你身旁悚動的一堆，
一雙小黑眼閃盪着異樣的光，
像暗雲天偶露的星睇，她是誰？
疑懼在她臉上，可憐的小羔羊，

她怎知道，人生的嚴重，夜的黑，
她怎能明白運命的無情，慘烈？

聚了，又散了，過往人們的訝異，
剎那的同情也許；但他們不能
爲你停留，婦人，你與你的兒女，
伴着你的孤單，祇昏夜的陰沈，
與黑暗裏的螢光，飛來你身旁
來照亮那小黑眼閃爍的星芒！

小曼生日十月廿一日早作



素 描 (常玉畫)

外 遇

滕 固

小室中的一個闌珊的冬夜，火盆裏的炭火在暖煖煖地燒着，桌子上橘子花生一類的菓物，堆得滿滿的；像在發出異樣的情致勾引客人。

正經的事情大約談論完結了，李琴指着桌子上的菓物對大家說：

‘請你們隨便吃點東西吧！’他殷勤地似乎在練習做主人的樣子。於是三四個客人，圍到長方桌子上，坐得稀稀拉拉的，剝的剝嚼的嚼。他也含着自足的溫笑，坐上主人的席位；室內頓時鼓盪出一層濃膩的氣息。

‘我們每個人，大家講件笑話來消遣消遣吧！’在李琴右手的Q君這樣提議。

‘每個人要講的嗎？’ C君對面的宇靖，搖着頭接下：‘我是講不出來！’

‘的確，笑話是剎時間想不出來的，我看大家講講自己的戀愛事件吧！’ 和C君並肩的那位子剛說。

‘這個不來。’ 在宇靖左面的俞恪搶上去說下：‘在場幾個人的戀愛事件，不是大家聽熟的，便是很陳舊的。’

‘那末講甚麼？’ 子剛問，‘我想我們五個人都是結過婚了，像李琴逢人便說出他和他的夫人如何戀愛起頭，如何戀愛成功，差不多我聽過五六遍了。’ 俞恪接着說。

‘那末我不講就是了。’ 李琴忙的湊了聲嘴。

‘不是的，我想至少加以一個限制，我們不講夫妻的戀愛，我們大家來講每個人的自己的外遇。’ 俞恪這樣修正了後，大家都覺得他的話比較有道理的，也就同意了。

‘那末從那一位講起？’ 李琴說了，眼望着俞恪接下：‘就請你先說！’

‘不，不，當然主人先說，說過了後，挨順說起。’ 俞恪這樣的表示。

‘我也贊成這個辦法！’宇靖一頭插着嘴，一頭數着：‘第一李琴，第二C君，第三子剛，第四俞恪，第五鄙人……’終於大家決定採用這個辦法了。李琴裝做難受的樣子，嚶嚶地一時吐不出口來。最愛說話的俞恪，在敲着桌子催他。

過了好一晌，李琴開始說下了。大家聚精會神地聽着，說到精彩的地方，大家拍着手闕出熱慕的喧笑。宇靖獨自閉了眼兒，把頭部仰擱在椅背上，似乎不曾關心到李琴的話，他在想：

——自己是大家曉得守身如玉的一個人，除了妻以外似乎未曾有過甚麼戀愛的事件。

——外遇呢，更談不上了！不善籠絡女人是自己平生的短處，也是自己最感着不痛快的……

——這夠不上稱做外遇罷，當七八年前在日本的時候，和一個女人演過一回可笑的把戲，這決不能算做外遇的。

他想到這裏，防着同伴的覺察，俯伏到桌子上，拿了個橘子一頭剝一頭嚼。那時李琴的故事還沒有講完

畢，他聽得別人笑了，無意識地跟着也笑。他真覺有點怠倦了，於是仍舊仰靠在椅背上默想：

——那時真愚笨呀，那時他在東京的醫科學校，將近畢業的一年，他被派到F醫院裏實習，常和那裏面的一個看護婦幸子說說笑笑……這幸子不比其他女人，她異常的和易，異常的動人，不多時候居然可以約到外面去講情話了。機會是不可失掉的，在那時他的乾枯的生涯上，急於想有像甘露般的女性的柔情的濕潤。於是他拚出了全副的熱情，四面八方的張羅起來，和幸子去看電影，去逛公園，去吃支那料理。這種種勾當，在他自己也覺得有點外行，但幸子却表示十分的滿意！

——事情是這樣的可笑！他和幸子盤旋了二個月了，愈在溫味中陶醉，他愈感得有一種無名的飢餓侵襲他，使他看見了幸子不安，有時簡直發顫起來。他似乎再不能忍耐了，有一天是春暖的一天，他有計劃的約了幸子到上野去看櫻花，一直到晚，往精養軒裏吃了晚飯；又一同踱街，一同逛夜攤。在人潮中一時一刻地消磨過去，最後一同折回到田端的他寓所裏。那時夜

深，了，在一間四席舖的密室裏，他苦苦的哀求她……
…總算把他所希求的大事，糊裏糊塗的完成了。

——那裏配得上說戀愛？簡直是一件笑話！第二天早上，他醒過來，看見幸子背着他遠遠地跪坐席上，在低聲啜泣。他忙的起身去撫慰她，她——咕嚕地在怨他污漏了囉，昨夜一夜未回去怕要被醫院裏開除囉。弄纏了衣服囉……他急得無可如何，連接向她賠罪，情願受她，責罰，甚至情願死在她的前面。她只管咕嚕，只管啜泣，毫沒有些微的表示。最後她開出金口來向他借錢了，他給他十圓，她不肯接受；給她二十圓，還是不肯接受；後來把小皮夾裏的錢一起倒了出來連角票一總六十餘元一齊給了她；她才興奮起來，把鈔票摺好藏在胸袋裏。她站起來整了整衣衫，假作癡呆地張望了一下，把倭桌上他所用過的頭髮香水格利姆一類的化妝品，也搜搜括括包紮了起來，於是和他道別出去。

——一場活劇，就在這個地方下幕了的，簡直是一件笑話！

他雖然裝作倦睡的樣子，而臉上却飛浮着一層羞赧

的露熱。座上喧笑的聲音，打斷了他的描想；他重又俯伏到桌子上，擦了擦眼兒一望，挨順到第三個子剛在搖頭他一擺尾的講述了。他們講過了些甚麼內容，在些也沒有注意過。

他雖然把菓物剝着嚼着，但暗裏悶悶地或着一種不愉快的度調；他和幸子最後的一幕，好像還在他的眼前，使他的神經不能集中。他不由自主地拿了橘子皮撕成了碎片，放在桌子排出圓的方的花樣。他的心情，正像和幸子出走了後他責怨自己非薄幸子，對金錢的喪失對生命的空虛，以至戀人是甚麼的妓女是甚麼的種種不可思議的問題充塞在胸臆裏的時候，同樣的複雜，同樣的難受。

霹靂般的警告落在字靖的面前，輪到他來講述了。他呆了他一晌，顯出不自然的瑟縮的神情說。

‘我是你們知道的，從來沒有過外遇一類的事情。’

‘不見得吧！’ 愈格睜大眼兒釘着他說。

‘真的沒有過……’ 字靖勉強舒泰地回答。

‘這倒是實在的，他是個出名的道德家，我可以替

他證明不見得有的。’李琴湊上來說。

‘越是不聲不響的道德家，花樣越來的多！’子剛說。

‘那裏的話；’宇靖像在申辯的樣子說。

‘還是請你講吧，隨便講了一點，我們可以散了！’

C君催着他說。他搖搖頭，更顯出不自然的神態，臉上赤熱的感覺逼迫他，使他萬分難堪；他簡直想鑽到桌子底下去哭一場了。

這時候的光景，幾乎像幾頭野獸獵獵地在預備惡鬪的樣子；大家耐着等待宇靖的說述。桌子上菓物的皮殼，凌亂地攤得全無興致；炭火也呈露出厭倦的灰白。直到大家感得了不耐煩，才把這番無意識的窘逼放鬆了過去。

午夜的寒氣，從窗隙裏浸透進來，把小室裏的和暖的人情冲散了；並且把客人一個一個地送了出去。

宇靖像從戰陣裏逃脫出來的樣子，雖則孤單單地在尊嚴的曠野裏沿着歸途一路被寒風的襲擊；但緊切在心裏的一種困頓，似乎全已放寬了。只有幸子的暗影，還盤旋在他的左右，他從這個不快的回憶裏，忽的抽引

出一種悽愴的懊恨的端緒了。

——這個笑話在幸子方面，大約也會記起的吧？

這伶俐的小角兒還得記起那時的我——支那人的一種狼狽的兇態，難免要像發狂般的好笑起來呢？

——這個污跡留在遠遠的日本，太不顧惜中國人的體面了。啊，啊，生涯上浪漫史，在別人是光榮的，在我太覺得羞辱了。假定先時率直地講了出來，可不是永遠成了朋友間轉輾相傳的笑話嗎！

——世界上所有的女人，總不致於都像幸子那樣的無聊罷！真是倒霉，像我這種可算癡心真摯的男人了，爲甚麼遇不到同樣癡心真摯的女人，而偏偏遇到這不懷好意的幸子呢？然而女人中有像幸子一類的人的存在，把女人的尊嚴也掃得精光了。

——事情是過去了而且過去了七八年了，一幕的喜劇早已成了陳死的灰燼了。現在的幸子，或已成了有丈夫有兒女的賢婦人了，偶然間在酣夢裏喚起了當時和我的一種繾綣，在她中年時期淡淡的回味裏，也必感到些不安吧？甚至發出些對於我同情的慈悲，對於她自

已懷恨的斥責吧？ 我但願她有這一天！

——不然，她一輩子不覺醒，繼續她的愚弄男人的勾當，浪擲她的生涯；我想到了這時候，她所擁為奇貨的顏色也要衰褪了，多少起了些異樣的感覺了。 世界上女人中既不是全像幸子，那末男人中當然也全不像我了。 她的一生中，可以碰見幾個像我這樣的蠢物呢…………啊，幸子，在你的胸渦裏起伏着陣陣的憂患時，我禁不住反過來要同情於你呢！

宇靖一路走，一路耽於空想，像醉漢般的他的知覺全已麻木了去。 對面一顆明星似的路燈，遙遙地迎上前來，和他的距離越發近起來了。 一條狗似乎狹着一陣冷風，跳到他話前面乾叫。 他寒顫了一回，停住足步一望，才覺察走到了住家了。 爲了朋友間提起了外遇，累得他帶了一肚子的哀思回到家裏。

十二月二十日初稿

三角戀愛

黃中著
不日出版

黃先生專門從事小說，將有二十年的悠久歷史，他的文字，思想，和他的獨有的作風，差不多一年幾變，變到數不清了，而他的小說也越變越進步；於是他的轟傳了好幾年的那部鉅大的創作『三角戀愛』，竟然有這樣緣脫稿了，付印了，不日就要出版了，那我們應該怎樣地鑒賞一下！

全用客觀描寫，和以前『獅吼』及樣本上所刊的完全不同，其藝術手腕進步到委實驚人！濃烈的情緒，狂放的言論，浪漫的事實，描寫的技巧，和尋常的三角式戀愛，也大大不同！況且都是實在的事情，這才是值得誦讀的戀愛小說！

共三大集，都二十萬言，在文壇上可以驕傲的一部鉅著！第一集在裝釘中，即可出版，實售七角。

號 外

倪 貽 德

“日本的男子雖然討厭，但女人却是最可愛的。”
哲民時常對他的朋友這樣說。

這話並不說得過分，而且是合於事實的。的確，日本的女子自有她們天生可愛的美點，第一便是她們肉感的豐富，周身好像包圍了一層濃厚的空氣，婉轉柔順，如媚人的貓兒，上帝生了她們，好像專為男性擁抱撫慰似的。其次便是她們性情的和順，對於丈夫是絕對的服從，她們不像中國的太太小姐們，專會賭麻雀逛游藝場，她們一天到晚，只是在家庭間做忠誠的奴隸。而最奇怪的，便是她們國家觀念的缺乏，不怕那些男性們是極端的國家主義者，而她們對於世界各國的男子，好

像都是一律地可愛的，所以和異國的青年結婚的事實，時常有得聽見，中國留日的學生中，娶了日本夫人的也很不少，哲民便是其中的一個。

哲民在十多歲的時候，便離開了故鄉到日本去求學到如今已經有十多年了，所以對於日本的風俗言語，完全了解，他的生活，差不多有一大半是日本化了。當幾年之前，他和一和一個島國的女兒叫宇多子的發生了戀愛，不久便結了婚——與其說是結婚，不如說是實行了同居之愛。

宇多子並不是一個十分美貌的女子，而且她和一般的日本的女性有些不同，沒有豐肥圓潤的肉體美。苗條細削的身軀，瘦瘦的臉龐，眼睛裏發出一層智慧的光彩，說話時候常蹙雙眉微蹙，一望而知為傾向於神經質而感情豐富的。她在女子英文學校畢業之後，便在某會社裏司打字之職，到如今還在繼續服務。

據哲民自己說，他的戀愛的成助是經過許多波折的，最初和他發生三角關係的，還有兩個日本的帝大學生，他們和宇多子的往來也很密切，但她的戀愛觀不以家為

標準的，是以對手本身為標準的，所以終於被富於男性美的哲民佔勝利了。但接着第二個阻礙，便是宇多子的頑固的父母，無論如何，不願將自己的愛女和中國人結婚，幸而她的父母是處在離東京很遠的鄉間，她瞞着說是住在東京市內的親戚家裏，暗地裏和哲民實行了同居生活。

他們在市內的某平民町裏租了一間十舖蓆的樓面，日本式的房屋低小緊聚，最適宜於小家庭的生活的，他們將牠隔成兩間，一間是臥室一間是會客休息的地方，富有美術思想的哲民，將室內佈置得十分精雅優美，一半是面洋式一半是日本風，向南的出簷上，種了許多小盆的花草，四季不斷地有新鮮的花兒在開着，一走進去，便能使人感到和樂的家庭的趣味，決不像飄泊在異鄉的留學生的生活。

哲民已經在學校裏畢了業，但他貪愛着異國的安樂生活，並且每月還有一定的官費可領，所以唯是逗留在學校的研究院裏繼續研究——名是研究，實在每天在家裏養花看鳥，享受清福。他的夫人，每天到會社裏去

工作，直到黃昏時候歸來，哲民反而在家裏操作家事，薄暮時便忙着豐盛的肴食，等他夫人歸來的晚餐。晚間的光陰，或是消磨在街頭的散步，或是在家裏煮茶清談。像這樣的生活，差不多繼續了兩三年了，他的許多朋友也勸他回國去做點事業的，但他總是回答說：“與其回國去受苦，還不如在此地的幸福。”若是人家再說：“你的官費停止了後怎麼樣呢？”他却笑着無關心地說：“到那個時候再看吧。”

★ ★ ★ ★

P和D是哲民的同鄉朋友，他們因為異國的生活太寂寞孤冷了，時常到哲民家裏去獲得一些家庭的安慰。哲民的性情是好客的，而且他那滑稽的言詞能引人妙趣橫生，P和D幾乎每晚都在那裏閒談，每當初更之後，回隣的人家都已安睡人靜，遠處只聞得低低的汽車聲及Radio 放送歌曲的聲音時候，正是他們煮着清茶，抽着捲烟，在圍爐談笑的中間。

P和D都是初到日本不久的，對於異國的生活頗多反感，他們好像成了極度的懷鄉病者，時常眷念着祖國

而輕視日本的渺小。

“啊，東京這地方真沒趣極了，和我從前理想中的東京完全是兩個，我來了不到一年，已經感覺厭倦了。”

P 像是不願意再在日本求學，時常在發這樣的議論。

“是喲，東京那比得過上海繁華？一切都覺得不便，而且還要時常怕地震，真是一個動亂不安的都會。”

D 也和着說。

“我想這是你們沒有住慣的原故，要是住長久了，反而覺得安適自由，那裏像中國那樣，不是打仗，便是匪亂，弄得住不安心呢。”哲民總是一味的左袒日本，詛咒中國社會的不安。”

“可是，日本社會的安定是他們日本人自己的幸福，和我們中國人絕對沒有好處的，有時候反而要受他們的輕視，笑我們是三等國民。” P 說頗有些憤慨。

“可不是麼，就是我們那個館主人，聽我們談話稍為談得嚮一點，就要上來干涉……種種待過都不平等” D 也插言說。

對待外國人另眼相看，那是當然的囉。不過我總

覺得日本一班國民對於中國人還沒有甚麼惡感……”

哲民始終有些驕日的傾向。

“你是當然的了，討了日本老婆，他們當然另眼相看了。” 拍着哲民的肩膀，笑着說。 哲民也很高興的笑着說：

“哈哈，我的這日本老婆的確很不錯呢！”

他們所談的話，都是中國話，哲民的夫人是不通支那語的，所以不便加入，一個人只點點地坐在一張Tsuokuo (短桌)的旁邊，無聊地看着一本‘婦人俱樂部’的雜誌，像是很寂寞似的。

“你不寂寞麼？ 還是過來大家談談。” 哲民提起他的夫人，便回過頭去向她說。

宇多子抬起了頭來笑了一笑，立刻丟開了書，加入到他們的團體裏去，他們也讓出了坐位給她。

R和D對於日本話只能說是一知半解，不能作流暢的會話，哲民便在中間做了翻譯。

“讓我們各人說一點自己本國的故事吧。” 哲民先說了日本話，然後再用了中國話來翻譯。

“好好，我們大家來說一點故事吧。你們中國的故事一定很有趣味的。”宇多子也笑着同意地說。

大家多談了許多本國希奇的故事，P和D充滿了好奇心，宇多子笑得合不攏口來，哲民更覺得高興，一忽而說中國話，一忽兒又說日本話，但結果又談到國際問題上去了。

“……所以，我說中日兩國根本是應當親善的，只要看我們今天的談笑，便可以知道並沒有甚麼隔閡在裏面。”哲民在最後如此結論說。

“中日兩國親善固然也是我們所希望的，但實際上無論如何做不到，因為日本的帝國主義屢次在壓迫我們，不看這幾天又在那裏高唱山東出兵論麼？”D反駁着哲民說。

“日本的山東出兵，恐怕不久就要成爲事實，中日間的感情更要惡化了。”D也補足着說，

“但這完全是日本的幾個軍閥獨斷的主張，那些民衆恐怕沒有一個願意出兵的。”哲民說。

“啊，你們又談到這種政治問題上去了，一談到這

種地方就沒有興味。”宇多子把頭掉了過去，儼然不樂地說。於是他們的談話又轉到別地方去了。

★ ✕ ✕ ✕

中國革命軍的勢力一天一天的向北方侵佔，兗州陷了，泰安落了，濟南府完全在危險的地位，就是最擁護北洋軍閥代表日帝國主義的言論的報紙，也在那裏公然發表出來，同時田中內閣山東出兵的計劃，愈近於實現的境況。

雖然有任野黨及無產勞農的反對，然而田中內閣竟不顧一切的實行向山東兵了。居留東京的許多中國留學生，都氣憤填胸地奔走呼號，連日開着反日出兵大會，有的甚至高唱全體歸國論。本來是討厭日本的P和D，這幾天更加不安起來，天天到哲那裏去打聽消息。

“啊，這一回可真的出兵了，像這樣壓迫我們的日本，我們還能再厚顏住下去嗎？”

“我想我們還是早點回國去的好，不要等到兩方面決裂之後弄得回也不成。”

他們都想急於歸國，在徵求哲民的同意，因為哲民

究竟是老東京，比較的有見識。

“啊，你們不要心慌，像樣的事我也遇得多了，沒有甚麼的，再多幾天看看消息如何，再定方針，我不也是和你們處在一樣的地位麼？”哲民的態度依然是從容如舊，毫沒有有點慌張的樣子。

他們經了哲民的安慰之後，心裏也暫時平靜了一些。

一天的薄暮時分，P和D又照到倒哲民家裏去，哲民這時將晚餐預備好了，在等待他夫人的歸來，一面在聚精會神地着朝日新聞的夕刊。

“啊啊，你們來得正好，事情可不得了了，你們看……”哲民看見P和D便多忙地說，同時將夕刊提給了他們。

“甚麼事甚麼事？……”P和D也都驚住了，搶着看夕刊上的記載。

夕刊上是連篇累牘地登載着中日兩國的兵隊在濟南附近衝突的情形，說是雙方各有喪亡，目下尚在續繼中，並且內閣有第二次出兵的動議。

“衝突，那是當然的事情，日本的兵隊真是野蠻到

極了。” P看完了報憤憤地說。

“事情怕一時不容易了結，而且更要擴大。” D也接着說。

“所以，我勸你們還是預備預備的好，說回國就要回國的。這回的事情可不比平常了。哲民也正色地說，他的神情不像平時的泰然，眉宇間像有極重大的心事一般。

遠遠聽到路上急促的鎗聲，同時夾着賣號外新聞者的恐怖的叫聲。

“事情恐怕更緊張了。……”哲民說着便三腳兩步的走到樓下去買號外新聞了。

號外新聞上也是在續報着同樣的事實，一面在誇張他們帝國的威勢；一方在捏造中國軍隊慘殺日本僑民的謠言。

“照這樣看來，這一回的事情決不能幾天便能解決的；我看我們的革命軍決不會就此退讓罷。”

“革命軍不會像軍閥那樣怕外國兵，一定是堅持到底的。”

“我們的政府在外交上也決不肯讓步的，日本的態度更加強硬，結果非正式宣戰不可。”

“所以，這一回的事情，或者引起中日第二次的大戰也未可知。”

“要是中日國交斷絕，正式宣戰了，我們在此地不是變成俘虜了麼？”

“我們還是趁早回國去的好。”

“哲民，要是大家走了，你也和我們一同走麼？”

“我，我當然也只能走，唉，可是……”哲民說到哲裏，宇多子已經輕輕地走了上來了，他們的談話也暫時停止。

宇多子也不像平常回家時笑容可愛，面上有一種憂鬱的表情，一句話也沒有講，只默默地在脫她自己的外衣。

“你也看見夕刊上的消息麼？”長時間的靜默之後，她纔無力地向哲民說。

“看見過了，而且還有緊急的號外，這回的事情真是不小了，你在外面還聽到甚麼消息沒有？”哲民說。

“也不過就是看到報上所說的，我想沒有甚麼要緊罷？”

“這要看日本的兵隊肯不肯退讓，要是繼續突下衝去，恐怕要斷國交……”

“我想決不致於，現在民間反對出兵的聲浪也很激烈。”

“可是那萬惡的田中却一意孤行……”

“唉唉……”

他們說到這裏，又都沈默不響了，各人的臉上都像被一層暗雲所包住，室內的空氣像墳墓一般的冰冷。

P和D也心荒意亂，急急地想回去整理行裝，便告辭走了。

✖ ✖ ✖ ✖

P和D走了之後，室內更增加一層冷靜，他們都好像忘去了晚餐，兩人只默默地對坐在那裏。幾分鐘之後，哲民纔衝破了沈默向宇多子說：

“唉唉，我們的和平生活，這一回怕要破裂了。”

“你是不是說要回國去了？……”宇多子的面上更

加沈鬱起來。

“要是中日正式宣戰了，我們中國人全體都要回國，我當然不能留在此地。”

“我想總不致於吧？但願不到那樣的地步……”
字多子的聲音已經有些顫振了。

“但是現在我們不得不有這樣的準備，要是萬一有變，我想你也和我一同回中國吧。”哲民說着無意識地弄着大鉢中的炭火。

“我……我怕是不能夠……”她用袖子拭着眼睛，低着頭說：“我也同樣不能容於你們中國人，而且要連累你……”

“那麼，我們不是從此要分離了？”哲民感傷地說。

“但是，我總希望事情不到那地步……”她的聲音有模糊聽不分明了。

“要是萬一我不得不回國……？”

“萬一你……你回去了……我一個人獨住在這裏等你的歸來……”

哲民被她那顫抖的哀聲所感動，一時更加感傷起來，

眼睛裏也滴下了幾點淚珠，斷斷續續地說：

“要是萬一我回國了……你一人留在此地……那麼也好……可是那時郵政也不會通了，我們只能在心裏默禱着各人的平安……要是萬一戰爭開始……我……我是國民的一份子，當然要被徵去加入戰爭，和你們的軍隊決戰勝負……要是萬一我沒有打死，那麼這停戰後的一年之內……我……我一定回到東京來尋你……要是你等到那一年的最後一日……我還沒有來……那麼……那麼我已經是死在戰場上的了……”

宇多子不等他說完，已經忍不住他嗚嗚抑抑地哭成一團，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來了。

室內完全被愁慘的雲霧包圍着，晚餐已經冷了，他們再沒有喫的勇氣。

遠處街路上，又是一陣賣號外新聞者的急促的鑼聲。

故 友

葉 鼎 洛

大概因為秋天一定要下雨，所以天便下了雨，大概因為下雨一定要下幾天，所以便連下了幾天；然而這便使Y爲難了，這種非人力可以戰勝的阻礙，使他一連在朋友那裏住了幾天。

幸而天晴了，雖說太陽在這時候偏偏奇貨可居地不肯爽快地露面，柏油的馬路上也畢竟將乾了。於是他辭別了朋友，在久違的西北風的吹動中，踏着常常相見的柏油馬路走回家裏來。

Y的所謂家，原本在一幢洋松房子的樓上租下一間屋，而所謂樓底下，却是他的一位學生的家。因為學生是讀書人，所以會寫文章，因為能夠寫文章，所以有

寫字檯。爲的是送信的郵差不願意騎着腳踏車上樓，所以凡是他的信札也都擱在學生的寫字檯上。他回來，他朝那寫字檯上望了。

‘有一封信，Y先生!’本來躺在床上讀 Madame Bovary 的學生忽然豎起來說了，於是Y也便看見了他的信。

信是從本埠寄來的，拿在手裏輕鬆鬆，早已知道不重要，但是拆開來也並不一定費力氣，所以他就拆開來。

信上說：‘別來久矣近况何如？武昌路把晤時，猶目前事也，而其實則事隔三年矣，光陰何其速，人事乃多變！然而老友固無日不形諸夢寐中者也。今弟已來上海，欲過訪，不知路之遠近。請速來江南旅社。一敘離衷。兄善飲，今宵其令作一醉乎？’

‘那裏來的信？書局裏催你去拿稿費嗎？’對着小孩子一般的他這先生，學生這樣不存心跡地問他了。

‘目今那有這樣順當的事，這是一個老同學來的信。’
老同學來的信，老同學住在江南旅社，江南旅社自

然是愛多亞路上的江南旅社了。久住洋松房子的他，腦中驟然有了講究臥房的圖畫了，於是他便又忽然掉轉身，而腿便又跨到柏油馬路上。

他從公共汽車站上跳上了公共汽車，這汽車便像是他自己的一般，穩穩地把他送到江南旅社去。

但是汽車確也還是慢，在那隆隆然的震動中，他想起從前的這位老同學來了。

老同學姓胡，所以在習慣上他便稱之為‘胡’這也猶如他之被稱為‘Y’一樣。‘胡’是有峨嵋山的S省人，但他從十八歲起便到上海來進了教會學校，所以上海話不必說會講，就是外國話也顯然不會說得不通了。不過，終於因為說外國話不能算行業，所以結果他便和Y同了學。同了學，他便忽然又成了××家，成了××家，第一便學會了搽粉，搽粉之後便常到外面去走路，走了路，他便分明廣有交遊了，所以當時的‘胡’在許多學生之中算得很闊的；但也有機智，這機智，便是使人們將來飛舞騰達起來的。

八年之前，大家同住在一個學校裏的宿舍中。彼

時穿洋裝的學生還不至於像現在這樣多，所以獨獨穿洋裝的‘胡’便常常像立在人頭上，每逢娛樂會，少不了他要立到台上去，有時候，也在人多的地方說出有道理的話。於是大家認識了他的個性，但那個性又終究有點模糊，其模糊的道理便是畢竟不知道他是‘啥路道’，然而他家裏很有錢的事情也畢竟是大家相信的，因為如果家裏不是真的有錢，便萬萬不能夠離開了遠在天邊的 S 省，到上海灘上來穿洋裝了。

可是有一次，對於別人他却失去自己的信用了：那便是在一次學期之末，當買了許多上海物品榮歸故里的倥匆中，坐着汽車去趕輪船的時候，他把別人的洋裝穿去了。於是乎大家疑心起來，但又不能確定說他壞，只好等開學的時候去證明他。開學的時候終究來到，胡却穿了自己的洋裝重新搬進宿舍中。

‘胡！你還記得穿了我的一套衣服嗎？’那人便不得已而這樣委屈地發問了。

然而胡值然而且幾乎藐視一切了：

‘胆小的人！不要着急，那衣服，我已經穿破了，

請你記住罷，我是不要措油的，加倍還你好了！’他便這樣說。

但是‘加倍還你’的事情似乎也沒有實行，第二次學期之末他仍然要榮歸，在這次榮歸之後，大家就看見一個西裝裁縫在到處訊問他的住址。

關於這些事，Y也清楚地知道，但是也知道他另有一番說不出的道理，所以終究和他成了好朋友，而且近乎知己了。

幾年之後，大家因畢業而分手了。畢業之後的Y是到Q省去當教員，但胡却在上海無職業地混。這之間，成為好朋友而且近乎知己的Y和胡，便也時常通着信。倏忽間到了暑假，Y也榮歸到上海來。在炎暑逼人的一天，他們在武昌路碰頭了。又在秋風送爽的一天，他們在一個教會學校的宿舍中住下了。當這數載闊別；各敘離衷的時候，在雪亮的電燈光下，他們便互相勉勵而也互相稱讚起來。那時候的胡是仍然在上海混，而Y則還是想繼續教書，所以不多久，他們便又分手了。

‘你是有點路道的，也很聰明，前途是無論如何不怕的。’ 胡說。

‘你自然更有路道，更聰明，前途自然更不用怕了。’ Y說。

‘但願你再弄點路道出來，將來我們便可以合作。’ 胡說。

‘這只能希望你了，我的手段究竟比你差一點呢。’ Y說——這便是他們分手的時候說的話。

轉瞬間又是一年過去了。 Y仍在C省教書，而胡却忽然回了S省，照他的來信上說，知道他也在教書了。在這一個學期之末，不幸的Y終究被C省的學生趕了出來，前途很渺茫，而和胡的來往的信札却不期然地繁密了。十分信托Y的胡，在幾封信中要Y到S省去和他合作另外的事情，而心神不一定的Y，却又忽然回到上海來。

這樣一來彼此便忽然斷絕了音信。這其間，正當憤怒之後的Y便到日本去，胡或者仍然在S省教書，而彼此的音信便好像格外應該斷絕了。

轉瞬間又是很久的時日過去了。革命軍忽然從長髮賊發祥之地浩浩蕩蕩殺奔湘漢之間來，所向披靡而復向長江下游一帶橫行過去，其勢將要直搗黃龍了。這其間，跌坐在蓬萊四島中的Y天天在看日本報，而胡則仍然無消息。也有人傳說，說胡忽然又到了漢口，似乎也成了黨國要人了，有點路道的胡，本來有飛黃騰達之相的胡，如此其有指日高陞的希望的事情本來不足奇，而甘居下賤，想以文字彌補牢騷的Y，心裏却有點悶悶了。

但是有甚麼辦法呢！轉瞬間終於又到了最近的一年了。國家多事，輿論慌張，北京是已經改爲北平了，南京終究還是南京，這其間，時運不齊，運途多舛的Y，又兜圈子似地從北邊回到上海來，洋松房子便成了他的家，依然想以文字彌補牢騷，也想用酒來澆息憤火，又或者已經連陞三級的胡，那音信却愈加來得杳然了。

然而好朋友畢竟是好朋友，現在Y居然得了胡的消息了，這是何等快樂而且出於不意之間之事呀！坐在公共汽車裏的Y，便把這些故事想起來了。

隆隆然震動着的公共汽車慢慢地震動到三茅閣橋，到了江南旅社的門口了。既然到了門口一定有門，Y便進了門，既然是旅社一定有電梯，Y便由電梯升到三層樓，於是乎結果來到22號的房門口，暫時立定了。

因為不敢造次，Y所以在房門口暫時立定的，而裏面也居然有了女子的聲音，於是乎Y只好用指頭在那平截門上敲了幾下：

‘胡！ 胡！ 胡在嗎？’

開門的不是胡，是一個穿短衣服的人。立在穿短衣服的人的後面的，是一個穿長袍子的女人，然而胡終於露面了，他那種虎背熊腰的身體，丹鳳眼臥蠶眼的面貌——靠了這個他從前所以也扮了關公的——宛然還是當年宿舍中的胡，也還是在武昌路時候的胡，仍然穿着洋裝，打着領結，不過似乎已經發福了，而面孔上也已經不復搽粉了。

是值得歡喜的事情，是應該寒暄的事情，於是他們緊緊地握了手，在一種久別重逢而因而不免稍為呆頭呆腦的情況之下，胡首先開口了：

‘這便是Y，’他對那個猶還立着的女人說，‘這是我的 wife。’便又指着那女人對Y說，‘還是當年的情景，不必客氣呀，坐！’繼而這樣說。

誰又料到朋友的旁邊驟然有了一個wife呢！誰又料到這一次的胡帶了一個嫂嫂來呢！直到現在現在還沒有結婚的Y，心裏忽然有點悵惘了，加之是，那嫂嫂有一個灰白的面孔，扛肩胛，細條腿，猶如有病的三十幾歲的女人，這和漂亮的胡似乎不相配，過於和胡要好的Y，在這情況之下有點拘束了。

但是還有甚於此的哩！他看見，那穿短衣服的直立在門口，還而且，臥床上放着一盞鴉片燈。

本來是，一年四季過着不分晝夜的生活的Y是寧可妬忌那種循規蹈矩的人而決不至於攻擊鴉片燈的，況且，吃過漂亮女子的虧的他是寧可痛罵那種像樣的太太小姐而決不至於反對這種頹廢的女子的；不過，終於因為事出意外，而且近乎情節離奇，所以他便穩驟然有了點和自己不相干的失望了。

然而終究因為是老朋友的原故，而且那女人已經是

嫂嫂的了，所以那拘束便在老朋友的面前消去，那失望也在嫂嫂的身體上抹掉了。

免不了的還是寒暄：

‘今天才到嗎？ 從那裏來？’

‘到是到了三天了，來却是從廬山來的，因為是在廬山上避了一個夏天的暑。’ 胡說。

‘那廬山的風景真是好，上海這個怪地方，我是不喜歡的。’ 大概也究竟因為 Y 是胡的老朋友，所以那嫂嫂也便不拘束地插進來說了，聽他的口氣原來也是 S 省人。

‘怎麼到了廬山，一向在那裏的呢？ 何以沒有信？’ Y 說。

‘怎麼到了廬山？ 從漢口來不是就順便到了廬山嗎？ 你還不知道我們在漢口住了一年嗎？ 信，我是一連發了幾封的，那就只要問你了。’ 胡像當年在宿舍裏的時候一樣不客氣地說，這也原是他向來如此的口吻。

‘聽是也聽見說，可是信却沒有接到，那末，你在漢口自然做了一回官了，那也有點趣味嗎？’ Y 說。

‘趣………味！’ 嫂嫂用悠長的 S 省話說說了，‘不過

想拿幾個錢！’

‘然而錢也終究用去了，不過，有點路道的人，打定主意總歸不怕的。’ 胡說。

‘那末，現在呢？到上海可想做別的事情嗎？’

‘這就連我也還不知道，不過，人是已經到了上海了。’ 胡說。

‘這上海哦，我看是不能像在漢口的時候了！’ 嫂嫂說。

在這樣不客氣的寒暄中，Y知道了他們方面的一些經過，那經過似乎是十分的複雜但也似乎十分的簡單，便是他們一同在S省教了書，他們結了婚，他們一同到漢口，一同在××部裏當××長，又因為××部起變化，便另外到了××部，××部又起變化，於是只好離開了漢口；於是到廬山去避暑，於是又從廬山跑到上海來，一句話說完，是由平常人的身分做了一陣官，又由官的身分變為平常人了。

明白地知道了這麼一些經過的Y，原也相信有了wife的胡並沒有十分變，而那嫂嫂，則大概是本來如此

的，於是連嫂嫂也加入，他們便完全回復了當年在宿舍中的情景，吃飯了，而鴉片燈則一直點在那裏。

望着這長明不熄的鴉片燈，Y原也斷定他們二人之中一定有一個上癮的了——也許因為病的原故吧？這是看了那嫂嫂的灰白的面孔想——而他們，倒也似乎應該有癮的，所以吃過飯之後，夫妻們便橫到鴉片燈的兩對面去。

‘你也要抽一筒嗎？’ 嫂嫂動手燒烟了，用待客似的禮貌對Y說。

‘我不抽，你們請。’ Y說，坐在床前面。

在這稱兩個橫着一個豎着的家常便飯的無聊狀態之下，閒談便少不了開始了。

但是望着燒烟的妻子的胡，却用明銳的眼睛注意到那個一直立在門口的穿短衣服的人了：‘你看！吃了飯也不曉得倒茶的，況且又有客人在這裏，聽見嗎？倒茶！’ 他用做官的神氣喝叫。

‘這小子簡直是傻瓜，不知道我們要你來幹嗎喂！’ 燒烟的嫂嫂也發怒了。

於是呆立着的穿短衣服的人活動起來，三杯熱茶放在床面前的梳粧檯上了。

閒談是胡先開始：

‘奇怪的是不知道什麼道理，在不見面的時候，覺得心裏有許多的話要說，可是見了面却說不出話來了。’
眼望着帳頂，把腳掛在檯子上，像在忍令那燙得很平板的洋裝褲子起了皺紋似的。

‘我也覺得這樣，這幾年的我，可以說把一些老朋友統統丟掉了，有時想起來很覺到有點淒涼，難得遇到一個老朋友，總像要把滿心的積鬱通通吐出來似的，可是看見了，却又想不起要說甚麼話了。’ Y說，他的心裏真的不知不覺有了點淡淡然的悽愴了。

‘那末你這三年功夫怎樣過去的呢？到了些甚麼地方呢？’

‘自從C省出來了以後，便在上海教了半年書，其後到日本，再後來到奉天，現在便由奉天到上海來了，忽忽又是一年加兩個月了。’

‘我原知道你是有點路道的，你到日本去了嗎？可

是你也知道我已經到德國去走了一趟嗎？’

‘到了德國嗎？這是極好的事情，那末你現在的德文總很可以的了，會話方面呢，也行嗎？’

‘行是不算行，不過末，噯，大概總可以說得和德國人一樣。’ 胡說，這也原是他當年做學生時候的口氣。

‘他現在的德文真進步了不少呢，在漢口的時候，和我們來往的都是德國人，那些洋人沒有一個不是有錢的！’ 嫂嫂感嘆地說。

先是說着這種隔得很遠的從前的話，後來便說到目前的話來了。

‘那本你現在的生活怎樣維持的呢？收入也還可以嗎？’ 胡關心地說了。

‘我反正是這樣胡亂地過去，教員也當得灰心了，路也走得疲倦了，也不想再去兜圈子了，我現在便想這樣老老實實賣文章過日子，這種生活已經半年過去了。’ Y說。

‘這固然也是你唯一的出路，但是也能夠永久這樣維持下去嗎是不是還是當初學生時代的那種善相呢？’ 手

裏時常還有錢用嗎？’

‘說到錢，這可就由不得自己打算了。在我自然是想要錢的，可是別人也多般窮，不得不想措油，所以被措油的多，拿到錢的少，然而兩方面也都一樣勉強挺過去，本來，據我看，在這種混亂的社會狀態之下的尤其是我們這種人，除掉認吃虧以外便沒有辦法了。’因為歷來生活不如意而越變越沒有志氣的Y，便又這樣說出弱者的話來。

而閒談便自然而然有點緊湊起來了。

胡似乎對於這種臨時的人生觀老大不贊成，他把右腳換了左腳攔到檯上去，又重新把褲腳管往上面提一提說：

‘然而我以為你這種認吃虧的辦法真要吃虧的。何以你現在變得這樣消極呢？不瞞你說，我倒還是‘打定主意不怕的’做人方法，你看，十七塊錢一頂的帽子，二十二塊錢一雙的皮鞋，不過就只兩頭好看，中間一段是不大靈的，這麻布衣服再過幾天就不能走出去了，然而打定主意不怕，再過一個禮拜，包你就穿着起碼五十塊錢

一套的衣服了。’

‘他穿衣服真是講究，’正在全身用力抽鴉片的嫂嫂，把烟槍從嘴裏拔出來，忙忙地吞了一口熱茶說了，‘在漢口的時候，七八十塊錢的衣服不做便罷，一做就是幾套，什麼也要用西洋貨，什麼也要用西洋貨，不要說別的，就是鞋子也是十三塊錢一雙的，而且一買就是一打！’同時張着發着無力的青光的眼睛，用瘦的手抓空氣似的做起形容的姿勢來。

胡穿衣服真講究的事情原是Y在八年之前就知道了的，但一聽到講究到這樣，而且在漢口這樣講究，不禁使他羨慕而好奇，並且一時覺得有用旁敲側擊法來盤問的興緻了。

‘然則你們在漢口的時候是怎樣一種情形呢？自然有大批的錢來供給你們用的了。’

‘那還用說，那時候只要你也在漢口，便也有大批的錢給你用！’胡驟然精神百倍地說，看他的神氣彷彿他的眼睛又觀照着那全漢口的市場了。

‘那個時候哦，只要你有精神，不怕你沒有錢用！’

簡直是大捲的鈔票塞在褲袋裏，走到馬路上去分佈分佈好了！’ 嫂嫂又是正當急急地抽烟之後而又急急地吞下一口熱茶說。於是索性丟了槍，坐起那過於苗條的身體，用兩隻瘦手同時抓空氣似的來做形容的姿勢了：

‘那是我們在××部的材料處，我們兩個人，每天一個老早就起來，打起了精神，去想怎樣弄錢的法子。他，到裏面去辦事，去領錢。我，總是急急抽了烟，出去買東西。你知道我們的錢從那裏來的呢？除掉東西上用手段就沒有辦法了。所以我不能不親自去買東西。大街小巷地，去找價錢便宜的舖子。買整疋的花旗布，買成箱的紙，買成細的筆，膠水，顏料，繩子，釘，木材和玻璃，這些東西揀最便宜的買，買來就可以算貴的，並且叫他們開發票的時候抬高那價錢，暗中送他們幾個錢。還有，當時××部辦着××報，我們便到印刷處去連絡，虛報數目，好比是印三千份，就報六千份，並且排工裏面又可以做伸縮，材料又可以報虛數，工人的工錢裏面還可以剋扣，這樣，大不可細算，積少成多，四面八方集攏來，平均就可以賺錢，到月底

結賬的時候又是一筆大數目，再加上正薪水，一個月那裏不弄他四五百塊錢呢！’

‘但是他們不會知道嗎？ 讓你們這樣大胆地作弊嗎？’ Y說。

‘所以說，像你這種人真是太傻了，當時的情形，有甚麼人來查問，況且又那一個不是這樣，在我們底下的人是這樣，在我們上而的人也是這樣，反正大家打弄的錢的主意，你道真有人在實行××主義嗎？ 你道個個都是有良心的××黨員嗎？ 這便只有天曉得！’

‘可是我總覺得你們太大了，便是用不着講良心，性命總應該顧到的，萬一被查出來了，那怎麼得了呢？’

‘這你又是傻話，依了你，一輩子也休想弄到一個錢，什麼事情不是從大胆上成功的呢，如果胆子小，那便只好坐在家裏吃飯，休想到社會上來活動了，甚麼叫活動？’

於是由這種話，又漸漸地講到目前的事情了：

‘那時候，當然是這樣，’ Y說，‘但是現在，你們到上海來，又有些甚麼活動呢？ 想打甚麼主意。 幸

甚麼門路呢？’

這就輪到胡說了：

‘這時候嗎？我們可又變了方向了。南京有一條路子，我想托××的介紹，去走老×的門路，弄他一筆官費，到外國去住幾年回來，那時候再活動，那時候活動起來當然不同了。你看罷，等着罷，打定主意不怕的。’他收回擱在檯子上的腳，和妻子對面坐着了。

‘我們的意思是，’那妻子便接着說，‘做人第一要有名，第二要有利，而這名利却又是相關的，有了名自然有利，有了利也可以買名，所以我們先想弄到錢，再到外國去，從外國回來，就有了名了，有了名，不想沒有利，而利又跟着名氣大起來，這樣名利雙關地弄起來，利就可以來之無窮，名也可以越變越大，利……’

‘這就叫做發展，做有名又有利，同時也可以得到學問，並且又可以發揮自己的材能！’那丈夫又夾着說。

然而他們這樣把名利和學問材能夾在一起說起來，使這個被他們稱爲傻瓜的Y認真討論起來了：

‘這樣可以得到學問而又可以發揮材能我倒也十分

贊成的，不過我倒又以為也不必要到外國去，老實說，我們都可以說是到過外國的了，但是其實我們都曉得，從外國回來的人未見得有道理，況且其中更有比沒有到過外國的還要糟糕的，那未便是爲了學問和材能，又何必一定要到外國去呢？即使爲了名和利……’雖然嘴裏這樣說，他心裏着實有點悶惱和混亂了，

‘哈，你這又是傻話了，你總是‘以為’‘其實’，但是現在可以照着各人的‘以為’去做‘其實’的事情嗎？我們的‘以為’是‘以為’‘非如此不可’的，我們的‘其實’是‘其實應該如此’的，我們就‘以為’現在的世界‘其實’應該這樣，否則我們就‘以為’‘其實’毫無道理了。你‘以為’這樣不對嗎？‘其實’你也太傻了！’那妻子教訓似地說了。

‘到這時候，我們不能照學生時代的那種志向做了！這完全由於我的經驗，或者你也決不至於沒有經驗到這個的，老朋友！不想你倒還是在講良心主義呢，然而我說你快點不要講良心罷，再講下去可真要餓死了！等我們有了點路道，一起來合作……’那丈夫勸告似地說了。

‘哦，很好的，密司脫兒Y！’妻子又說了，依着S省的口音，她在密司脫的底下硬加上一個兒字，這匆忙中令Y感到自己成了密司脫的兒子了，‘你也不要辜負了你的材能和學問，應該趁年輕的時候活動活動，連絡幾個有勢力的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真埋沒了你了！’他同情地說了。

‘老朋友！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呀！’丈夫又唱歌似地說了。

‘你們別以為我傻，其實我倒也很想這樣做一做，對於這幾種權宜之變我並不認為是鄙卑的，可是不幸的我終究沒有這種性格，就是要做也很難，叫我從那裏做起呢？和那些大人們在一起時，我總覺得格格不相入，而且暗暗地竟有點討厭他們。’Y真誠地說，他的心中着實有點淒涼起來，又彷彿覺得自己已經不像是胡的老朋友了。

‘唉！我的……你過於志氣高傲了，但是要知道這種高傲終究是吃虧的根本！’那妻子誠懇地說着便笑起來。

‘我看這樣罷 Y！ 這一次，且讓我們去活動，如果有把握，順便替你弄一筆官費，同到外國去走一走，老朋友，即使你還是這樣的高傲，我可不願意你這樣下去的，你這種生活終是不了的，剛才你進來的時候，我看你的面色比從前憔悴多了！’ 胡終於可憐他似的說起來，無論他是怎樣的意見，這樣出於友情中的至情的同情，使 Y 越發自悲而且自失起來了。

‘真是的，你真胡慢慢地發胖了，你却是這樣瘦得可憐啊！’ 嫂嫂也用同情的面孔對着他憐惜似的說了。

可是這其間，老朋友和嫂嫂的話雖然說得這樣有無可辨駁的悲惜之情，雖然着實使一向住洋松房子的 Y 自悲而且自失，但是在他的心府裏，在他的天性中，仍然被那所謂造成命運的孤乖的天性霸佔了一部分，當感激的念頭起來時，却被一種窮詩人的厲氣似的崛強的情緒蓋沒了。許是他近來的生活已經失了重心吧？許是因為過分的不如意反而使他的性格走了乖戾之路吧？許是他的神經已經有病了吧？許是他的精神已經不康健了吧？許是他已經變成一種與常人不同而和瘋人相

近的性格了吧？聽了這種關切的話的他，看着那兩張具有骨肉之愛的面孔，他反而覺得有點懼怕了，反而覺得有迴避他們的必要了，反而覺得有一層無形的屏障隔在彼此之間了，那一向是老朋友的胡，因為發胖之故便顯然變得和從前不像了，而那嫂嫂映在鴉片燈光中的她的面孔便愈形灰白起來。

‘我看這倒不必了，反正是，我想我就這樣下去未見得再會壞下去了，只要人家還有點良心，我這種生活或者也可以將就過去的……’他近乎有了點含淚的聲音，終於這樣灰心地說了。同時他在匆促之間恍忽又想起了一些人，那便是那些本來也是講良心主義的文人之流，有的是從廣東拐了些錢到上海來住的人，有的是做了一陣官跑到外國去住的人……於是他心裏格外覺得淒涼起來，他想到：

‘他們是變了！ 他們是變了！’

可是他是這麼想，別人却也認為他變了，看了他那精神萎靡的神氣，看了他那Melancholy的眼睛，有飛黃騰達之相的胡說：

‘想不到你和從前有點不同了！’

那仁慈的嫂嫂也不禁憂愁地說道：

‘這樣下去我看密司脫兒Y是要有神經病的！’

這兩句話幾乎使Y流出淚來了，他再不願意把話說下去了。

幸而夜也深了，話頭便又轉到目前最急迫的睡覺問題：

‘來！’ 胡喝叫那依然直立在那裏的穿短衣服的人說，‘叫他們另外去開一間房間，說有一個客人要在這裏宿，再叫他們拿一張行軍牀進來，今晚太太要一個人睡呢！’

然而Y忽然覺得坐在那裏不安起來，他那淒涼之情似乎還是讓一個人獨自住到洋松房子裏去好，他的孤獨的性格忽然厭惡這種講究的臥房了。

‘不要再開房間罷，我可以隨便到那裏去住一宿，明天早上再來罷。’ 他說。

於是別人的一番好意終於留不住他這孤僻的人，他便自己覺得淒淒涼涼地，辭別了老朋友和嫂嫂，如同拜別爹娘養育之恩似的，重新由電梯，由大門，走出江南

旅社。

夜裏頭公共汽車裏的乘客愈加稀少，而到他住的地方去的人更少，秋是已經很深了，深夜中的秋更真來得淒涼，那公共汽車便也發出淒涼的鳴鳴的聲音，從淒涼的愛多亞路的馬路上把帶有淒涼之心的Y送回來了。

重新走到洋松房子的樓下，那已驚捲在被窩裏的學生被他驚醒起來。

‘回來了？ Y先生！ 今天又在那裏喝了酒？’ 尚沒有社會經驗的學生，每次當他回來的時候總以為他在朋友那裏喝了酒，便這樣問了。

‘那裏喝了酒呢，我近來已經不大喝酒了！’ 他淒涼地回答，便走到洋松房子的樓上去，他心中感到從來沒有感到的孤獨，幾乎要哭了！

死線 上

書已出版
實售六角

誰也知王先生的大名，不用我們介紹的。這部長篇小說，是他最近的著作，是描寫最近的大變動中間的一段故事：以一個革命青年為主體，已經走上了革命的途程，而終於因「以自己的生命充作他人的生存條件」，而做了時代的犧牲者！這真是一件可歌可泣的故事啊！作者用熱烈悲憤的情緒，寫出這大衆的呼聲，又緯之以兒女的畸形的愛，真是慷慨纏綿，兼而有之。

和尚的情史

George Moore 著 洵美譯

Alec 在一個湖面的島上對我講了 Tadhg O' Dorachy 的結婚與死以後，隔了幾天，在深林裏我又遇到了他，我們便一同坐在聽得出遠遠地滾流的源泉的聲音的老磨坊旁的樟樹蔭下，我說：

‘無論什麼時候，當我聽得了高巖上掛下或是石頭上捲過的水聲，我總記起你對我講的那些故事，——記得比法蘭西的或是英吉利的或是意大利的無論那件故事都清楚。’

‘在意大利是不是有個有名的講故事的叫做Boccaccio的嗎？’

‘是的，Alec，但我更喜歡你的許多故事。’

‘假使你不是在和我尋開心，那麼，少爺，請你對我說那一件我的故事可以放在 Bocaccio 的上面呢？講了這許多年大概儘夠你選擇了。’

‘都是好的，Alec，’於是那些故事便一個一個跑了回來，我開始在記憶中搜尋些會使他快樂的話。

‘但是他的臉上並不染上愉快，反而變得格外幽暗，我望了他一會便講給他聽一個少年帶了許多獵狗從 Pyrenees 來的那件故事。

‘我還記得那個少年和那些獵狗，但是那故事的後半段好像是你加上去的了。’

我們爭論了好久，於是 Alec 說出真話來了。

‘我對你少爺講那些故事不過是爲你放假的日子解解悶的，我相信你不致於爲把來講給那些倫敦的報館的編輯或是他們那一路的人聽的，否則我是不得了的。我不是說 Tadhg 死的那件故事，因爲裏面沒有講起教士。我應當在無論那件故事裏都不要講起教士才是。’

Alec 狠虛心地向周圍看看。‘你講得輕些好嗎？怕有人躲在那老磨坊的背後呢。’

‘即使有，那麼隔了這條小河也不見得聽得到吧。’

‘少爺，不是有句老實話的嗎，石頭也生耳朵的吓？’

‘不是也有句老話，Alec，同一件事各人聽了是各樣的嗎？倒不是有件很有名的故事說，兩個人把他們的手攔在額上，一同看出去；一個看見一隻帆船飄過海面，裏面還有一個人，而一個卻看見一個人駛著輛車子穿過林中的樹枝嗎？還有那個愛爾蘭的老詩人的話便是真理吓，他說：每一個人的眼睛中有一個不同的世界。使這個人捧著肚子笑的也許會使那個人的眼睛中裝滿了淚水，那些倫敦的報館的編輯都堅持著說 Celtic 人種的天才便是能將笑和淚和在一起。你的許多故事便有不少的笑和淚。’

儘是這樣的讚美也不能移去 Alec 臉上的憂愁。

‘你的那些精神上的妻子的故事，使你害了疑心病了。一個精神的妻子，我對你說吧，是不會被那些無知無識與愚魯的所能了解的，但是一切的人並不都是無知無識與愚魯的，因此沒有一件事能使全世界人同情。每一個人當滿意他自己的範圍以內的一切，我想一定有許

多人會了解我昨天晚上半醒半睡中所想著的那件故事裏邊的美妙，這是許多年前當我孩童時代 Timothy Moran 對我講的。

一件故事（我接下去講）講到兩個小孩，Dinoll 與 Crede，他們一同在愛爾蘭的北方的一個被大樹林所遮蓋著的湖畔生長。在長夏的天氣他們便在那個樹林裏一同玩耍，疲勞了回到家裏，那女孩還心念著她帶回來的花那男孩則心念著他們找到的蜂巢或是捉到的小鳥。他們並臥在一隻牀上講著日間的事情，因為過於疲勞了不能入睡，直至快樂的倦怠使他們清白地睡著，醒來也沒有有一些罪惡的念頭。

天真得和沒有墮落下來的仙神一般，他們經過了孩童時代，都到了十幾歲，直至有一天Dinoll 被 Christ 所感動；這是一個星期日的早晨，當他們一同去做禮拜，Crede 開始覺察到他一些不講到他們所發現的那許多桑子——因為夏已將盡而他們現在都在 Sambain，他也不講到他們所捉得而放在籠裏掛在門上的那隻小鳥。

女孩子比男孩子更快能覺察他們中間所起的變異，

這使她憂愁萬分，當他的眼睛不注視在她的臉上而在那臘燭所照耀著的白色的聖經上。‘爲什麼他會這種樣子呢？’她問著自己；‘他不能同時愛 Christ 又愛我嗎？愛 Christ 的就把別的一切遺棄的嗎？’

‘她怕這是對的，憂愁著，幾乎充滿了眼淚走在他的邊上，直至她再也忍不住沉默了於是說：

‘我們今天要去搶野蜂巢裏的蜜嗎？’

‘不，’他答說，‘我們不去了，因爲禮拜的時候我曾禱告著不再把時光荒廢在樹林中了。我們誕生到世界上來並不是爲了去看蜜蜂，小鳥，狐狸，與豬獾，或是其他的野物吓。你懂得我的意思嗎，Crede？’

那女孩子便答說‘懂得的，你是對的。’

於是他們分別了，快樂地，但是在他們的快樂裏却有一種悲苦，因爲他們相愛太深了。這使那男孩子幾乎心碎，說：‘我們將永遠不再到這些樹林裏玩耍了；’那女孩覺得她的心是碎了。我無論怎樣不能將他們的愛分開來說誰更愛誰。他們相愛，但是他們更愛上帝，因此真難說出他們的分別是悲是喜。

‘你決不會在家裏遲延吧，Crede，當我去了寺院以後？你還是隔一天到庵堂裏去呢，還是當天便去呢？在那些尼姑中間，歌唱著聖德，你當能在天上得到個上好的位置，而我則在和尚中間，也許會和你一般幸運。你總不致於會辜負我吧？因為我雖然在地上能和你分開，那是因為我要在天上和你一起吓。你懂得我嗎？’

於是那女孩子說她懂得，她立刻答應說，當他們在十字路口分別了，她決不再到家裏去耽擱，她當立刻走上到庵堂去的路。但是當他們分別以後，她却倒在地上哭了，她知道她比自己所意料的更愛他。

她坐下來採了些桑子但是一粒也吃不下去，她雖然口渴，但再也彎不下身去觸那小溪‘喝水有什麼用呢？’她說，‘吃東西有什麼用呢？無論做什麼事情有什麼用呢，他已被人從我手裏搶了去了？，我現在所能做的最有用事情便是到庵堂裏去，因為當他聽得了我不在裏邊他要以為我是悔了約，他將不再愛我了。’

儘是這樣，雖然有極大的理由使她到庵堂裏去求她們收容她做尼姑，雖然她對於這個人生已沒有快樂可求，

但她終究沒有去。 因此便痛苦了三年多，直到後來她再也忍不住這個痛苦了，於是她想她不妨到寺院裏去和他商量。

‘和他商量以後，’她說，‘我當能有勇氣將我自己關在和別的尼姑們一起，把這個世界忘掉，而希望一個比今世好的下世。 今世真是一世煩悶，我又是這樣年輕。

‘煩悶的世界吓！’ 她一壁走一壁說，雖然春天在樹枝和泉水的中間歌唱，但是這世界總是煩悶與黑暗，在湖面的白雲裏，青天裏，與四處開放的香花裏，一些也找不出美來，那湖上山旁的寺院本身便是醜惡，這是不必疑心的，裏面當和外邊一般地醜惡。 她走着，但是除了 Dinoll 的替光的頭頂，棕黃的鬚鬚，鮮明的面孔，一些也看不見別的東西。 她猜想著不知他看見了她還是歡喜呢還是怨恨。 她辛苦地躑躅著到了寺院的門口，她幾乎沒有勇氣去叩門，但是門開了，和她面對面的是守門人。

‘我是來看 Dinoll 師的——我的義兄。’

‘義兄？ 我們這裏沒有這種東西！’ 守門人說‘不過

講到 Dinoll 師，那麼，我倒可以對你講些他的事情，對於你一定是狠新奇的事情；他來了這裏不到兩年，便說這裏太多口舌了，太多爭論了，太多喧嘩了，太多他不喜歡的事情了，他要在深林幽壑裏去獨自唸經修行。

‘這幽壑在那裏呢?’ Crede 問。

‘我不知道；不過我就是知道了，我也不敢對你說，我在你的眼睛中可以看出你是想得他飢渴極了。’

‘是的，’ Crede 說，‘但這是靈的飢渴而不是肉的飢渴。’

‘你們開始都是這樣說，我不知道聽過多少回了。’守門人說著便碰上了門。

‘我永遠’ Crede 說，‘不能再見到 Dinoll 了!’

徘徊在樹林的裏邊，她竟想死在這裏了，因為現在是什麼東西都不能使她得到歡樂了，她便來到 Glen Bolcane，這使她看來是一個快樂的地方，她說：

‘我要住在這裏了，這裏有一溪清水，這裏還有許多山菓，這些當能使我生存，直至上帝的仁慈將我從這地面的生活中喚出，到天上的生活中去居住。 那裏的生

活一定比世界上好得多。要知沒有一個女人能經過兩次同樣的痛苦，除非是在痛苦永遠不停的地獄裏，但是我所知道的我做的事情沒有一件配使我到地獄裏去；所以我一旦死了，我的痛苦便停止了。

當她悲歎過了，她聽得有個聲音在祈禱：‘願上帝賜我們安樂與幸福；願聖顏照耀我們當我們離去了我們的殘軀……’

‘原來，’她對她自己說，‘他仍在想著我吓。’她立了起來走過去找到他在祈禱，他於是別轉身來，她把手碰著他的肩膀說：‘Dinoll!’

‘原來你從庵堂裏出來了嗎，Crede?’

‘從你的寺院裏，我到那裏去打聽你的消息的。’

‘是寺院裏的誰對你說我到 Glen Bolcane 來的呢。’

‘沒有人對我說，因為沒有人知道你的茅蓬；祇是那守門人對我說寺院裏的喧嘩與和尚們的爭論使你想到一個安靜的幽壑裏去，在那裏你可以格外接近些上帝。’

‘他說得對的，’Dinoll 說，‘因為凡是要聽得上帝的聲音的須把他的耳朵與人們的舌頭隔絕；上帝講起來極輕，

他的聲音可以在這些樹枝底下聽得。’

‘Glen Blocane的樹枝真美麗吓，當我來的時候沿路都是香花，小鳥兒又唱得這般愉快，我以為我已回到我們所離去了的林中了。’

‘啊，我們所離去了的林中了！’

‘你的聲音對我說，Dinoll，你的心中還留著溫柔之一角——’

‘我們的年青時的回憶便是我們除了上帝所有的一切。’ Dinoll 答說。

‘我聽了真快樂，你還沒有忘掉我們樹林裏尋野蜜的事情，與逃走了一只黑雀子的悲哀；你還記得吧，Dinoll 我們在樹林裏的房子，那一個長滿了野薔薇的小溝，我們在裏面一同食麵包喝羊乳，我們又把柳條來為那隻小鳥編個籠兒，我們以為我們已得到了一隻歌鳥了。我們等著這隻小鳥變成黑色，但是一些沒有黑的顏色到她的身上，後來才知道祇有她的棕黃的雄伴有藍黑的翅膀，他的嘴和爪又是黃得和金子一般，他的歌唱又是沒有別的鳥能歌唱的，幾乎婉轉得像是人的曲調。我們於是放

了那隻灰色的小鳥讓她到樹林裏去找她的雄伴——啊，你都已忘了吧！

‘不，Crede，我一些沒有忘記——便連那天我們裝作著被潮水趕到大樹上，又手攜手兒在那裏坐到黃昏，也沒有忘記，還有我們踏到了地上的話也沒有忘記。’

‘我的話?’ Crede 問。

‘忘記了你的話嗎? “直至我們一生的終了，我們得時時想著這一個在樹上過的夜晚。”’

‘Glen Bolcane 也有菓子樹，’ Crede 說，‘Sambain 的小山的山脊上也有菓子。’

‘還有極好的水呢，’ Dinoll 說，‘你還沒有講你為什麼要將你答應了我的話反悔吓。’

‘我所講得出的便是我想你是決不能將你的一生消費在那些多嘴多舌的和尚們中間的；除了這個我也講不出別的了。’

‘你到這裏要想做些什麼呢?’

‘我要，’ Crede 說，‘和你住在一起好像是你的姊妹或是侍者，和你一起祈禱，我們又可以一起講講日裏的事

情當我們並臥的時候。

‘你以為再能這樣嗎，Crede?’

‘爲什麼不能呢？因爲一切的事情都會回復到他們的起點。我們在一起開始我們的生活我們便應當在一起終了，雖然將來的事情我現在不知道。’

‘Crede，你真在那裏瞎說，要知道你是個女人吓。

Glen Bolcane 當百靈鳥迷醉地歌唱的春天，的確美麗——我們現在便可以在樹枝的中間聽得他——但是Glen Bolcane 並不一直會和今天一般；春天過了夏天要來，夏天過了秋天要來，而冬天的晚上在這個幽壑中簡直太冷了。貓頭鷹會跑來叫喊，他太冷了。’

‘但是我們睡在一起便不會冷了吓，Dinoll。你竟會趕走我嗎，這怕是件好的事情嗎？你不知道每個和尚都准有個姊妹或是侍者來伴他的嗎？我祇要近你，我可以睡在幽壑的那一頭而你則可以睡在這一頭。’

‘但是，Crede，‘不會有誘惑的嗎，我們在一起——’

‘啊，不錯；但是我們以前既沒有被誘惑，現在猶爲什麼會被誘惑呢？我們祇要想著 Christ，祇要想著了他。

是時忽在冷僻的地方說話的，祇要想著凡是依了他說的話而生存的人都會得到報應的。’

‘假使你的念頭真是這樣，Crede，假使你的心中真想在這生裏去修得一個天上的上好的位置，那麼讓我們一起修吧，兩個靈魂的禱告總比一個靈魂的祈禱容易達到上帝的耳中。 來吧，我來指給你看我住的茅蓬，造得像個蜂窠一般的。’ 他們一起走了一些路，她走過了屋簷他便指給她看他的牀他又指給她看茅屋外面他燒火的爐子。 ‘當我有了蠶荳或是扁荳我便在這裏燒的，’ 他說 ‘將來便要和你合吃了。’

‘從那天起他們便住在一起，分著蠶荳扁荳，當沒有蠶荳扁荳的時候他們便靠了上帝所降賜給他們的野菓等生存，直至有一天早晨他伸手去碰他的伴侶，那知她的牀的半邊卻空著。 他於是立了起來，臉上來了一層憂愁，走前去，他便看見他在採榛子，這是秋天了，他說：

‘你在預備動身吓。 你要到那裏去?’

‘我不知道那一條路會領我到一塊住的地方，’ 她回答，‘但是我們是住在 Banva，祇要一出樹林便可以找到

住所，住些日子我或者會遇到個好心的牧童，我可以問他到庵堂的去路，在那裏我當可以永遠免掉犯罪了。啊，我們昨天晚上險些犯罪吓，Dinoll，我再也不敢信任我們自己了。但是我們終於免掉犯罪，上帝保佑我們免掉犯罪，我們仍是和我們以前小時候在那像是 Lough Riach 的冠冕的樹林裏一般清白。

‘我們的確幾乎犯罪吓，Crede，假使 Christ 稍微有一些不留心我們便犯了罪了：那麼當死來的時候——’

‘不要想這個了，Dinoll。我們仍是清白的，我們可以來到上帝面前，臉上沒有一些羞恥；心中沒有一些疑惑。’

‘這是你的過失嗎，Crede，還是我的？’

‘沒有過失，Dinoll，你也沒有我也沒有，也沒有罪惡；讓我們保持我們的清白而分別吧。當我頭髮灰白了我再回到你這裏來，仍和離開你的時候一般清白。’

‘原來他知道在這個世界上除了我沒有別人能誘惑她了！’ Dinoll 說，他於是回到那祈禱的石上去拜謝上帝這是對的，他又禱求著上帝使他能忘記昨天晚上那幾乎克服了他們的那個慾情，使他們分別了直至他們的頭髮都

變成了灰白，否則他們將永遠分別了。他立起來的時候，他看見山旁的石間已長了許多樹，那石上也有許多潮水沖過；Glen Bolcane 已不是他所熟悉的了，已改了樣了，但他並不介意於他所看見的或是觸著的一切，他也不想到泉源那邊去採金花菜來吃。

他的身子委頓了，他於是怕著他或者會要死了，死，他以前非特不怕而且禱求著的，但現在是他心中的唯一的恐怖了；他要是死了他便不能再見到 Crede 了。等她頭髮灰白是不知要經過多少年數，而回來時的她當不再像他記憶中的她了：小小的有兩個酒渦的，黃金的頭髮鬆在她美麗的耳朵半邊，還有那時時刻刻在笑著的一雙眼睛。

‘笑與青春是要從她那裏走掉了，’他說，‘但是她於我仍是一般地可愛。但是這個等待真長吓。日子當像星期，星期當像月，月當像年。時光當像潮水般流動。’他聽得時光在流動——緩緩地，啊這般緩緩地，他於是跪下來求他當不再想著他的記憶中的 Crede，而是清白地回到他這裏來的 Crede。

因了‘清白’這兩個字他於是考慮到她的平安，有一天，渴想知道他的行徑，便離開了 Glen Bolcane 到他的寺院裏去，從守門人那裏他知道了她現在在愛爾蘭的南方，那裏有許多和尚：回到了 Glen Bolcane 他便對自己說：‘她當做一個有名的老師的侍者了。’隔了幾年他又到那個寺院裏去，又得到了些她的新聞——爲了她的虔誠她已得到很大的聲譽了，什麼人在禮拜堂裏做禮拜以前都唸著她所編的祈禱文。

他聽了真快樂，而這快樂又變成了醋意，他又自己責備自己的懦弱與不虔誠，Crede 不是對他說她當清白地回到他這裏來的嗎？

但是 Crede 曾經答應過他去做尼姑的，要是她守了約那麼他當很滿意地在寺院中住在和尚一起，而她則也當很滿意地住在尼姑一起，但是她現在並不是吓；他知道遠離了他她是決不會滿意與快樂的，雖然互相離開住了他們可以各得天上一個上好的位置，在那裏他們當手攜手地坐著，望著 Christ，還有他的母親在他的邊上，在許多貞潔的先知，男男女女的中間。

一年年過去了，醋意又開始翻弄他，他於是又想到他的寺院裏去，但是沒有走到幽壑的盡頭他的脚却躊躇起來，他說：‘二十年的工夫將灰白帶上了頭髮，要是我離開了 Glen Bolcane 而 Crede 來的時候找不到了，我那將怎樣地不幸吓！’在他回到他的襤褸的茅蓬的路上，他想要是 Crede 回來了她或者要不認識他了。‘我已變了不少了，’他說，‘但是也不要緊；我的頭髮也許灰白了我的臉上也許多了許多縐紋，但是灰白的頭髮與縐紋決不會從 Crede 的眼中藏過一個她所愛的 Dinoll。’

回到他的幽壑那流下來的水聲使他想在石間掘口小池，他當在裏面照見他自己的容顏；但是他既沒有錘子又沒有鋤子。

‘這樣更好，’他說，‘因為當我工作完成時，時光可以將 Crede 帶回給我了。’

‘於是這口小池使他掘了許多年，他在裏面照見個灰白長頭髮的老人，臉上是許多縐紋，他快樂極了，他說：‘假使時光變得我這樣，那時光也一定變了 Crede 了。她一定和我一般了，但她還不來。 太陽升時沒有顯示她在山

脊之上，黃昏黑時我也不聽得她喊我的聲音。’

於是他的腦子裏湧起了許多幻想，大概 Crede 已犯了罪而不能回來吧，或者有什麼神工使她的頭髮仍和春花般鮮豔，她的皮膚仍是嫩白而溫柔得像羊毛；於是跑到祈禱的石上禱求上帝並沒使時光爲了 Crede 而停止，並沒想使他們在天上相遇以前不再會見。

但是他們在 Christ 垂憐他們而將他們從人生的桎梏中釋放出來以前他們還得見次面，那便是當他立起來的時候他看見她在山邊跑來，在石間找尋那曲折的路徑。

‘上帝答應了我的祈禱了！你經過了許多的飄泊。終於來到我這裏了，灰白了，你臉上已有了年歲的幽光；自從我們分別以後你雖然和四個男子住在一起，但你仍清白地回到我這裏來。你是貞潔的，從不曾爲男子而犯罪，在過去在未來在地下在天上你是我的可愛的。我給你以極快樂的歡迎將來的日子又是多麼快樂呀，起生活，在一塊祈禱石上祈禱，冬天的晚上我們又能和我們在一暖地並睡，再不怕有什麼罪惡會使我們分開，

‘Crede，我一切都知道的。Banva 是布滿了你的聲譽。

你遠近飄泊，而留給人們以一種榜樣，虔誠的祈禱是決
不白費的。 啊，願上帝賜我們安樂與幸福；願聖顏照
耀我們當我們離去了我們的殘軀。’

花一般的罪惡

邵洵美 著

精裝九角 平裝五角

沉寂的詩壇，久不聞到花般的芬芳。邵先生誰也認爲最努力於詩的一人。他的詩格，是輕靈的，嬌媚的，濃膩的，妖豔的，香噴的；而又狂縱的，大胆的一什麼都說得出來，人家所不能說不敢道的。簡直首首是香迷心竅的靈葩，充滿着春的氣息，肉的甜香；包含着誘惑一切的偉大魔力。真值得我們欣賞，讚歎，沉醉在他的詩境裏邊。

二 菴 童

谷崎潤一郎 原作

章 克 標 譯

二菴童年紀相差兩歲，一個十三歲，一個十五歲。年長的叫千手丸。年幼的叫琉璃光丸。二人同是在他們極幼小的時候就被寄放在這女人禁制的比叡山，養育在高德的上人的膝下。據說千手丸是出生在近江地方的財富之家，因某種事情之故，被帶到這寺院裏來，是在他四歲的時候。琉璃光丸也是堂堂的某少納言(1)的公子，也因有什麼緣故，在剛離乳母的奶頭的三歲上，就離了呈都而托身於這鎮護王城的靈場。不必說二個孩子雖則從別個人聽了這些話，在他們自己是沒有明瞭的記憶，也不是有確實的憑證的。他們心中只想他們

是無父無母，只能把肋勞精勤養育他們到現在的上人當做親父，而專心一志於佛道的。‘你們不能不自以為有很好的福分。別人的戀慕父母，懷念故鄉，都是卑下煩惱的事體；而你們除了山以外不知世間，又沒有父母，那是生來不知煩惱的苦痛的。’這樣的諭教，常常由上人說，二人自不能不感謝自己的境遇的好運了。

像上人這樣高德的聖者，在逃上此山以前，也曾被俗世的一切煩惱所苦，到斬絕塵念六根清淨，是積了長時間的觀行才達成的。而且在上人的弟子之中，朝夕聽着經文的講釋，却悲嘆着還不能斷絕煩惱的，很是不少。二人却受了不知世俗的好處，就可以不權受叫做煩惱的這個那樣可怕的惡病，煩惱絕滅了就可以證菩提果的那煩惱，是本來沒有，不用再求解脫的我們，將來落髮受了戒律，一定能做到不比師傅遜色的和尚，心裏這樣念着，暗暗欣喜，度着日子。

不過二人由童稚的無邪氣的好奇心，對於那充滿煩惱之苦的塵世，究竟是一種怎樣不好的國土，即使不想去住住着，却是種種去想像牠的。依照上人和許多先

輩的話，在這污濁的塵世之中，稍微傳達一點西方淨土的面影，只有他們住的本山。從山脚下向四面八方展開去直到青天的天邊，那個廣漠的大地，正就是經文中所分明記出的五濁世界。二人從四明峯頂上遙遙地俯瞰人家告訴他們是他們出產生地的方向，腦裏不能不浮起幻妙的夢境。有時千手丸遠眺着近江地方，指着在淡紫色的煙靄底下放光的琵琶湖說道。

“喂，琉璃光丸，說那邊是塵世，你以為那邊是怎樣的地方？”

用像做兄長一樣老誠的口調，向着另一個庵童。

“聽說塵世是充滿了塵埃垃圾的討厭地方，不過從此地看去那湖面却是像鏡子一般澄明的。你的眼看去也是這樣麼？”

琉璃光丸心中恐怕發這樣的愚問會被年長的朋友所笑，怯怯地說。

“不過那好看的水底有龍王住着，湖邊上叫做三上山那裏，還有一個比那龍王更大的蜈蚣，這些大概你不會知道吧。從山上望去塵世雖則好像乾淨，走下未才

知這那不能放心的土地了，上人前番曾經這樣說過，一定是不錯的。”

這麼說，千手丸口邊漏出聰明的笑容。

有時琉璃光丸遙望着皇都的天空，指着在展開了繪圖一般的平原上，蜿蜒連互的皇居的屋頂，

“吓，千手丸，那邊總也是塵世吧，在那邊不是也有像此地的樂師堂和大講堂一樣好的樓閣麼？你知那是什麼人家呢？”

不懂樣地蹙了眉說。

“那邊是統御日本國的皇帝的宮殿。在塵世之中，那裏頂清淨高貴的住居。但是人要投生到去住那宮殿的十善王位，非得在前世十分積功德不可。所以我們更加非得在這山上修行，在今世種植善根不可。”

千手丸這樣說，激勵年幼的孩童。

但是激勵的和受激勵的，都是不能由這一點問答，就使好奇心滿足的。照上人說話，塵世是空幻的。從山上望出去，縱使景色是很好看，這也正像水面上所映的月光一樣，是同泡影相等的東西。——“只看那尾上的

雲好了，從遠地望過去，是像雪一般清淨，像銀一般光輝的，但是走到了雲當中去看，便沒有雪也沒有銀了，只不過是濃濃的迷霧。你們會有被包在這山的谷底所湧上來的雲中的經驗吧。塵世和這雲是同樣的。”——聽了這樣說明之後，原覺得不錯，這到明白了的樣子，但是總還像有點不稱心足意的地方。二人特別覺得不稱心的一件事，是不曾看見過那住在塵世的人中間的一種，是一切禍災根源的。叫做女人的那種生物。

“我來這山上時，的確說是三歲，你却是說四歲還是在俗家的。那麼總該還稍稍記得些塵世的樣子哩。別的女人不管，至少母親的樣子還想得起來麼？”

“我也是常常想把母親的樣子記出來，好像再一點就可以想出來了，却又如同彷彿隔了一種帷帳一樣，總只覺得心焦意亂。在我頭腦裏很不分明地殘留着的，只有垂下在溫暖的懷中的奶子的味道，和甜蜜的奶汁的香氣。女人胸前有男人身上所沒的高高地漲突的豐盈的奶奶，總是無疑的。只有這個是時時記得起來的，以外是什麼都不出了，真像前生的事一樣渺茫。……”

到了夜間，並臥在上人隣室的二人，這樣子輕輕談着話。

“說女人是惡魔，可是有這樣好的奶子，那不是奇怪麼？”

這樣說，琉璃光丸疑心起來。

“的確。惡魔是不會有那麼柔軟的奶子的’說了，像疑心自己的記憶一般，千手丸也側了頭。

二人由從小所習熟的經文，是很知道女人是怎麼樣齷齪的動物的。但女人用怎樣的手段，流散怎麼性質的毒害差不多是不能推測的。照優填王經的‘女人最爲惡難一縛着牽人入罪門。’的文句，或智度論的‘執劍向敵猶可勝，女賊害人難可禁。’的文句推去，女人好像是把男子四馬蹄攢了拉拖到可怕地方去的盜賊那樣的。但是又照涅槃經所說的話，‘女人是大魔王，能食一切人’。却又像是比老虎獅子更大的怪獸。‘一次看女人，能失眼功德，縱可看大蛇，不可看女人’。寶積經上這樣寫着的若是真的，那却是住在古沼裏的蟒蛇一樣，從身中放散毒氣出來的爬蟲類。千手丸和琉璃光

丸從種種經文當中，新搜出了關於女人的記事，便發表出來，相互鬥着意見。

‘你和我都有這可怕的女人做母親，也曾被抱在膝上，却是無恙而活到了現在。這樣想來，女人不會像是猛獸大蛇一般吃人吐毒氣的東西。’

‘唯識論上有女人是地獄的使者的話，一定比猛獸和大蛇有更可怕的形相吧。我們不曾被女人殺死，實在要算運氣。’

“不過”千手丸遮斷了對手的話，‘你知道唯識論的兵的那裏的文句麼？女人地獄使永斷佛種子，外面似菩薩，內心似夜叉。——照是這樣寫着的看去，即使心是像夜叉，面目一定是好看的。那證據有，這回從京城裏來進香的商人，失心似地看着我的面孔，獨自說了‘像女人—像好看的菴童’這句話。’

‘我也是先前被許多人取笑，說生得像女子一樣。一想，我的樣子是和惡魔一樣的，心裏怕起來發聲哭的事也有。却有人說，什麼，‘不必哭的，是說你和菩薩一樣好看來，這樣安慰我的我還不懂到底是稱讚還是譏’

笑哩，”

相互這樣談去，女人的真相益加超越過二人的理解了。

雖說是大師結界的靈場，這山中却有毒蛇和猛獸。春天來了，鶯啼花笑，冬又到了，草葉黃落，瑞雪紛飛，是和塵世沒有什麼不同的。所不同的只就是女人一個也沒有的一件。這樣被佛所嫌惡的女人，為什麼又是像菩薩的？這樣容貌美麗的女人，為什麼比大蛇還可怕？

“若是塵世是幻境，女人一定也是好看的幻像。因為是幻像，所能迷感凡夫。正像走入深山的旅人，被霞霧所迷一樣。”

種種想來想去的結果，二人最後達到了這樣的判斷。好看的幻像，美的虛無——這就是女人了。不管對不對，若不決定，在二人的理性中是不能得着滿足的。

年幼的琉璃光丸的好奇心，像幼兒欣求童話的樂園一樣，不過是淡淡的心話；但在年長的千手丸胸裏所蟠據的東西，却有好奇心一語所不能表出的強固。每夜

他看了他對面穩穩地熟睡着的琉璃光丸的睡顏，心中想爲什麼自己要這樣煩惱呢，他不能不有羨慕別人的無邪意之感。而且往往閉上了眼就有種種女人的影像出現於眼臉之內，終夜擾得他不能安眠。有時見的是具有三十二相的佛的姿相在紫磨金光中抱擁了他，有時見的是現出阿鼻地獄獄卒的相，由十八隻的角上所燒起的火炎，像一剎那間要燒殺他。動不動就受惡夢的魔，掙出了一身冷汗，被琉璃光丸喚醒，而從巖上跳起來的事，也有的。

“你剛纔口裏說着奇怪的謔語，是受了什麼妖怪的暗襲麼？”

這樣問來時，千手丸羞怯怯垂了項頸。

“我是被女人的鬼魂所鬧呀！”

顫着聲音這樣回答。

日子一天天過去，千手丸的行爲和表情上漸漸失去了童稚的快活和單純。一有機會他就偷偷瞞了琉璃光丸到大講堂的內殿去走，用如夢一般的眸子，治視觀世音和彌勒菩薩的豔冶的尊容，惘然耽溺於沈思。在這

時節塞滿他頭腦的，只有唯識論的‘外面做菩薩’一句。即使內心同夜叉一樣，即使那姿相不過是幻像，若是像這山中各塔堂所供奉的菩薩一般的人，在世間是活着的，那是將要多麼端麗多麼莊嚴呀！這樣想去，對於女人的恐怖之念不知在何時消失了，殘留的只有奇怪的憧憬的心地。藥師堂，清華堂，戒壇院，山王院——他徬徨於山內的各個堂宇，百觀不厭地看那裏安置的本尊，伴佛和飛於楣間的天人的羣像，昏昏沉沉地度日。這時候已經不想去和年幼的同伴相互談看女人的事情了。就是提起‘女人’這兩個字，在琉璃光丸原好像什麼都沒有關礙的，在他却奇怪地感到像是很犯重罪的惡事一樣。

“爲什麼自己不能像琉璃光丸那樣無邪氣地去談女人的問題呢？爲什麼眼裏瞻仰着高貴的佛的像而心裏浮起了卑鄙的女人的影子呢？”

莫非這就是所謂煩惱的麼？——這樣一念及，他覺得身上毛管直豎的樣子。一味仰賴上人的話，說山上沒有煩惱的種子，自己却在不知不覺之間已經做了煩惱的俘虜，是會不會有的？他也想索性把日來一切胸

中的悶悶都對上人說明了，但又不住在耳邊聽到‘不可以輕易對別的說的！’的細音囁囁，那節煩悶悶是苦惱又是甜蜜的。不過總覺得是要小心地祕密起來。



千手丸已經是十六，琉璃光丸已是十四歲那一年的春天。迴環東塔的五個谷間，山櫻亂開，包擁四十六僧房的青葉嫩葉間，梵鐘的音響，像要受蒸樣的暖和，是每日接連着慵倦的和煦天氣。某日的拂曉，二人奉了上人的命，到橫川的僧正那裏去了的歸途上，坐下在行人稀少的杉木樹蔭裏暫時休憩一下，千手丸時時透長氣一心凝視着從兜率谷中濛濛地湧上來的朝靄，真連上到尾上的霞雲去的那樣子。突然

“你近來一定看我的樣子覺得奇怪吧。”

這樣說，板着面孔回頭看年幼的同伴。

……我自從和你談了塵世的話之後，就關心到女人，朝朝暮暮這樣惱懷着。我也不是想要會見什麼女人，不過可恥的是跪在如來尊像之前無論如何祈求禱告，總是女人的影像閃爍在眼睛裏而沒有一毫念佛的工夫。

我是成了怎樣的一個可笑的人了。 啊……”

琉璃光丸發驚看着千手丸頰上流下來的眼淚。 因為哭泣着的， 千手丸一定是虔誠的吧。 但是女人的問題為什麼會給他這樣苦悶， 這理由是琉璃光丸所不解的。

“你到做和尚，是還有一二年工夫的，我却是今年要得度，上人說過。 但這可惡的根性不曾矯正之前，即使志於菩提之道，又有什麼用呢？ 即使修六波羅密，守五戒，而頭腦中的妄想，做了一生的障阻，我是永劫都逃不出輪迴的世界的。 不錯，女人，或是和掛在空中的彩虹一樣，不過是假的幻象。 不過像我們那樣愚笨的凡夫。 要使知道虹是幻象，比之去聽高明的說教，還是直接走到雲裏去看看，却是更加容易理會。 因此我決心在出家做和尚之前，要一回偷下山去，看了女人這東西來。 這樣一來，一定能理會了空幻的意味，一定妄想立時就可以消失了。”

“這樣事做了，不被上人叱責麼？”

為掃除迷塵而去查實女人的正體，這千手丸的決心

真是可愛的不過琉璃光丸覺得把唯一的友人放到可怕的塵世去，總有些放心不下。要是琵琶湖裏的龍神，三上山中的蜈蚣出來了什麼辦？被女人縛住了手足拖到黑暗的地穴裏去又怎樣？即使萬一活着回來，又是因為破犯了上人曾嚴厲警告過的規則，‘不得我的許可，不准下山去的，’是還能許他再住在山上麼？

“浮世也有無數的危難待伏着，我是抵拚着的。膏於猛獸的齒牙被脅於盜賊的刃鋒，不也是佛法修行的一種麼？即使不小心喪了性命，也比這樣苦於惱煩，不是還勝一籌麼？而且上回聽說道都城離此地不過十二里路程，早朝下山去是午刻稍遲就可以回來的。若是到都城太遠，那麼到山腳邊的坂本，也說是可以看了許多女人的。只要半日瞞過了上人的眼，我的願望就可以達到的。即使事後顯露了，那我若能拂淨成爲悟道妨礙的疑惑，上人也一定替我欣歡的。你這樣關心，我是很感謝的，但請勿阻止我。我的決心是很堅的。”

千手丸斷然地放言，一面看着在脚下展開的琵琶湖水面上像曉霧之中，滑走一般上昇起來的太陽。

“幸而今天又是絕巧無二的好機會。現在出去未刻總可以回來的。倘使安全回來，今夜對你講珍奇的曠世的事情了。請你等着這歡欣吧。”

這樣說，用手搭在琉璃光丸肩上，宥賺安慰他樣子。

“假使你要去，帶我一同去。”

這樣說了，這回琉璃光丸哭了。

“若使能無恙回來，原是很好的，不過，雖說是半日的旅程，假使有了萬一的事變，幾時再能相會呢？爲了你，是赴湯蹈火都不厭的，現在在這裏叫我這樣冷淡地是和你分別，這樣不近人情的事我是做不到的。況且假使上人問起你的行踪來，又叫我怎樣回答好反正是要受叱責的，倒不如此刻和你一同下山去。在你若是可以當修行，一定在我也可以當修行的。”

“不對，不對。鎖閉在妄想的關中的我，和你的心胸，如同雪和灰那樣的不同。像潔淨玻璃一樣清純的你，沒有這樣特地冒了千危萬險去修行的必要。假使你身上有了萬一的事變，那才是我沒有什麼話可以交代上人了。若使到有趣的地方去，決不撇脫你的。塵

世是怎樣卑鄙，猶惡的土地，若我運好，能保全性命回來，那時我的迷夢也覺醒了，一定可以把精細的情形講給你聽的。那麼你不必親自出去看塵世，也非可以知道牠是什麼一回事。幻象是一種什麼東西了。請你靜靜地等候着吧。若使上人問起來，你可說走失了山路，不見了我這人。”

這樣說了，千手丸像惜別的樣子，走近琉璃光丸身傍，長時間親偎着臉頰。自從有了知覺以後，一次也不曾分離過的朋友，小別一下，又像難堪又像勇敢的。他的感情像初次登臨戰場的士卒那樣興奮。實際是有或者死去的決心，和立功凱旋的希望，在他的小胸裏卷旋。

○ ○ ○

過了二天，過了三天，千手丸還是不回來。莫非掉落在山谷裏跌死了麼，同宿的人四面八方分頭去找，尋遍了山裏，也不見他的踪跡。

“上人樣(2)我作了惡事。前天我對上人說了謊。”

這樣說了，琉璃光丸在上人面前俯伏了，懺悔他有

生以來第一回犯的不妄語戒，那是千手丸失蹤了已有十天。後的事。

“說從橫川的歸路上命千手殿(3)失散了，那是假話。千手殿已不在這山上了。即使原是受人家的囑託，說這不從心的謊話，是我不好。請寬宥我。爲什麼那時候我不阻止千手殿呢。”

這樣說，琉璃光丸平伏在席上，懊惱地悲泣。

自己是看待他當哥哥的千手丸現在是在什麼地方徘徊呢？寢伏在那一方荒草上，受風露的侵凌呀？半日就回來，想起了那這般堅決的臨別一語，一定是有什麼事變了。照這樣徒然在山中搜索，還不如去塵世到處去查詢更好。假使還是活着的，要趕早救他出來才好。——琉璃光丸這樣決心了之後，抵拚受一頓斥責，把千手丸下山的動機，明明白白過告訴了上人。”

“一旦出去走入了塵世，那是石片投到了大海裏去同樣的。千手這個人，已經不知怎樣了的。”

上人爲對於少年現示威嚴，故意閉上了眼睛，裝做吸息面用鄭重的口調說。

“可是難得你到不爲妄想所迷，好好地留在山上。年紀雖然小，你和千手從小機根就不同的——到底，血這物事是無法爭的。”

千手丸是平民起家的豪富之子，琉璃光丸却是高貴的殿上人的子。“血這物事是無法可爭的”這一句話，每當比較他們二人的容貌和品格時節，以前是時時從別人口裏發出而在琉璃光丸耳中響鳴的，在上人這却是今朝第一次說出。

“恣意破了規戒逃下山去，是可惡的東西，爲做了這件傻事的報應，總在受着苦惱，那到想來也是可憐的。現在總是給狗子吃了或者給盜賊拿去了，恐怕已經不在人世了吧。當做他已經亡故了而替他超薦一番吧。看這個，你不可再起什麼煩惱了。千手丸便是好榜樣。”

這樣說了，上人注視着琉璃光丸的聰明伶俐而炯炯發光的眼球，鬚髯說“多聰敏的孩子！”用手撫他的背脊。

每晚琉璃光丸只能獨個人睡在上人的隣室裏了。分別的時候的話，“那麼立刻回來。”說了這一句爲避

人眼目而特意走行人少往來的崎嶇險路，向着八瀧方面的千手丸的後影，每夜在他的夢中，遠去小去到見不見。現在想來，那是分明要送掉性命的事情，不橫強地使他絕了念頭而阻止他的實行，好像是自己也有罪的，不過想像到那時假使自己也同去了那要遭逢到怎樣的禍難呢。他不覺得對自己的幸運是祝福了。“這也是因爲自己有菩薩的保佑。自己要始終守上人的教誨，將來做一個有德的高僧，而弔千手丸的菩提。”

琉璃光丸反覆地這樣在心裏發願。倘使自己果有像上人所稱贊那樣深厚的根基，便必然可以耐受無論怎樣的難行苦行，就可以悟真如法界的至理，證妙覺的正果。——只要這樣一想，他感得在腦中燃點着了無限的信仰。

不久，這年的秋天又到了。千手丸下山之後已經過了半年的月日。滿山的蟬鳴已變成了悲咽的蝸聲，樹梢頭也開始枯黃起來的時候了。琉璃光丸某日完了他的晚課，走下文殊樓的石階向宿院方面去。

“借光借光，請問你是不是叫琉璃光丸的？”

這樣說，有一個人好像有所忌憚的樣子，輕聲地叫住他。

“我是從山城國深草地方，奉了主命來尋你的。叫我把這一封信尋到了你立刻付交給你。”

那人隱身在樓門的蔭裏，把藏在袖裏的信，像有什麼話頭似的，顯示一端，頻頻躬身行禮而向琉璃光丸招手。

“……這樣說你許是還不懂吧，詳細的情形是寫在這信裏。要把這不給別人看見交給你，而且要等你的回音，主人是這樣吩咐我。”

琉璃光丸奇訝地看看這穿卑下的奴僕服裝，是二十多歲而生薄鬚的人，無心地看到了信面上，同時他不禁地喊出。

“啊！是千手殿的手筆！”

那人像制止他的銳尖的高聲似的接下去說。

“是的你記得不錯寫這信的人是同你要好的千手丸樣，現在是我的主人。今年的春天，下山不久，被人販子擄了去，受了很久的苦難。但是還命不該絕吧，二個月之前，賣到了深草的財主家來做奴才，天緣湊巧，

他的美麗的容貌，被財主的姑娘看中了，現今是做了那人家的贅婿，成了沒有什麼會不如意的可豔羨的境遇了。這就是因為同你有約的要報告你塵世的情況，所以寫這一封信來給你。塵世決不是像在山上所想像那麼樣的空幻，也不是那樣可怕的地方。女人不但不像什麼猛獸大蛇，却是比春花更加姣豔比佛陀更加情深的，詳細地都寫明白在上面的。千手丸樣不但有財主的姑娘，而且另有許多的女人戀慕他，是明天神崎，今日蟹島，江口那樣到處遊行，比二十五菩薩更美麗的遊女的羣，大家都愛育他，像在春的野山狂飛的蝴蝶一樣，過着快樂的生活。但一相到你還不知道塵世是這樣子的有趣，而枯焦地過活着，覺得很對你不起，倘使你願意，主人很想偷偷地把你接下山去，到深草地方的家，和先前同你一同，同享這歡喜幸福。即使照我說起來，你是比千手丸樣更加好看的一菴童，若使埋沒在這樣的寺院當中，實在是罪過的。像你這樣容貌好看的人，若使走到世上去，要怎樣地被人家贊嘆啊！總之我說的是真是假，請你看這信吧。還要請你務必和我一同到

深草去。我現在要到近江國的堅田的旅舍去過夜，明天清早，我再回到此地來。這中間請你好好地仔細想想看，倘使你有了決心，請不要被什麼人看見，來這樓門下等我。決不會有使你爲難的事情。倘使我能伴你去，主人不知要怎樣狂喜了。”

這樣說，那個人的笑迷迷的樣子，琉璃光丸是無端地覺得可怕。也沒有工夫仔細去辨味隔了半載突然得到的朋友的信息的歡喜，却來了一個關於自己一身運命的重大問題，突然端出在眼前，他暫時覺得像要窒息，像要目眩的樣子，戰慄而佇立着。

“一別以來，遭際萬端，正不知吾言將何以發其端，何以結其尾也。本擬躬親登山見汝以慰久別之相思，且得面談一切之快愈。惟念一旦破戒已成犯規之身，一乘之峯，高聳而不可仰，一味之谷，深淵而難以近。……”

手執了這樣寫着的信紙的一頭，琉璃光丸疑心他自己是身在夢中，只茫然地急急亂讀那散在着的文言，“曾言半日即歸，而至如石沈大海之一無消息，其不將謂汝

誑耶。然余實不得已也。此日之晚，擬即回寺，過雲母嶺時，忽自暗中躍出強人，掩吾口，掩吾目，劫余以去，不知所之，余將疑是爲破戒之報，而赴三途八難矣。’有這樣的信仰的文句，却又用放胆的大胆那“怪哉，怪哉！”地開頭寫起來，是有不懼神佛的一節。

“怪哉怪哉。塵世非夢亦非幻也。塵世乃西方淨土之極樂國也。此時爲余千手，已更不需何種一念三千之法門，與三諦圓融之觀行矣。爲圓頓的行者，不如爲煩惱的丸夫，更得歡暢遙可享樂。請勿疑余所言，及早變志下山，來與余共享世上之歡喜。”這的確會是千手丸的口吻麼？那樣信心深厚的千手丸會那樣呪咀過煩惱二字的千手丸，這真會是他的意思麼？在這文章的全幅裏，湧出的冒瀆的言語，很浮淺的調子和一種壓迫人的意氣，挑發了琉璃光丸胸中強度的反感，同時一面在頭腦裏長時間壓鬱着的對於塵世的好奇心。也用同樣的強度，狠狠地湧起來了。

“明天朝晨好了，請你仔細想想。這是不用說的，請你不要和別的人商量。這山上的和尚所說的話沒有

一句不是假的。要你那樣無垢的菴童斷絕世間的念頭，隨口捏造亂話騙你。總之請你緩緩地看了那信文，再請你自己裁決，那就好了。”

那人看見琉璃光丸面上顯出來的狐疑之色，唆調他一般說了這幾句話。像很忙一樣，二三回躬了身，就匆匆地走下石階走了。

琉璃光丸是還不能停止他身體的震顫。那人把這純潔坦白的少年的心中所容受不下的苦悶的東西裝託而去了。自己要由預備着明天朝晨給付的回答，而定自己的將來，——這樣的大事件他手裏從來不曾遭逢到過。只自覺到了這一點，就不能制止自己心頭激烈的動悸。

到了夜裏，腦裏還是被不安和興奮支配着，他始終不能靜靜地仔細去攷慮那提出在他面前的問題。發露了那永遠封閉的“女人”的，祕密到處連續着驚異的文字的那一封奇怪的信，原想等待心裏的騷亂平復了之後再回讀一遍看的，就放在桌上，他却瞑目而一心念佛。雖是可懷念的舊友的消息，但是想把自己特意要堅固勇猛精進之志而積隨緣起行之功的念頭，突然地從旁邊進

來擾亂，却是有點可恨又可惱的。

“讀了要成迷妄的根原，還是把牠燒燬了吧。”

這樣想却又說“這樣地感到危險，自己還不致於如此孱弱的。成了嘲笑自己的卑怯樣子。自己的迷不迷，只是由佛的意思的。千手丸說塵世非幻這話，到底有幾分可信呢？有多少可以誘惑自己呢？若使不能勝過這誘惑，那是自己已經被佛遺棄了。對於刻口在心裏浮起的好奇心，他又不能不想出種種辯解的說話。

“……至於女人之優雅都麗，則彩筆難描，文詞亦不足以盡其極，舉世實無一物足以方之。……昨亦泛舟淀津，至一地名江口者，沿岸青樓相接，遊女泛舟河上，如芙蓉出水，蓮花新放，將謂爲勢至菩薩之降世，抑謂楊柳觀音之現身耶？此實世間之至美境，人世之極樂地也。又來圍繞千手乘舟，姣聲軟語，求獻清曲。乃命任歌一首，則其中一樂者曼聲扣舷而歌曰，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釋迦也聽說有母親的羅睺羅的，這樣反覆節拍而歌……”

這前後的文章，千手丸是用渾身之力，來打壞琉璃

光丸的道心的。那一種寫法。出生十六年之後才看到了世間的這個少年的無限的歡喜和讚嘆，在那裏高聲喊出來。有時欣歡雀躍喜氣衝天，有却怨恨欺騙了自己的上人，有時爲了幼年之友的琉璃光丸誓永久的友情，披瀝誠意而勸他下山。琉璃光以前，在經文的一節裏或在什麼裏從來也不會感受到都這樣深切的讀後的印象。

“信爲在十萬億土彼岸的極樂淨土，誰知卽在此山之麓。此處有活菩薩，無數，若往就之，必得歡款。——這可驚的事實，已經沒有一點可以懷疑之地。千手丸的信中是脫漏了不曾寫的，那裏一定有迦陵頻伽，孔雀，鸚鵡轉鳴着。嶽建的都是碑磬，碼瑙的樓閣，金，銀，赤珠的階段吧。在琉璃光丸的眼前忽然展開了童話裏所出現的非凡美好的空想的世界。降臨到這樣好的世界去，爲什麼是成爲悟道的妨礙的？爲什麼上人看低那個世界，而要使我和那個世界遠隔呢？他在打勝那誘惑之前，要知道非打勝那誘惑不可的理由。

他在昏暗的燈光底下，幾次三番展開那信來反覆地

讀，全一夜不曾合眼而想這事。想從自己的知識，自己的理解力的一切範圍中，去搜出足以充分否定信中所寫的事實的什麼證憑來。連自己也感到自己的熱誠地去傾聽良心的吩咐，佛的救度。但是結局，使他最後的決心躊躇的，也只有對住慣了的禪房生活的難捨，和由上人的訓戒所強制的盲目的畏敬，以外沒有什麼別的東西。

但是，這二件却意外執拗地把捉了他的心，他若使要努力不下山去的，除了助長高調這二感情之外並無別法。

‘你相信了千手丸的報告而不相信佛陀的教訓和上人的警戒麼？敢如此冒瀆說佛陀和上人說謊麼？你以為這樣就罷了麼？’

他是這樣要發出聲音來說說看的。塵世是像千手丸所說那樣有趣的。但為這有趣所引誘，而把十四年來修行積功下來的堅固的信仰，一朝拋開了是可以的麼？自己不是剛立過耐苦行難的誓願麼？即使現世的快樂是可得，但是因此而受佛譴，若來世墮入了地獄，那

不是有十倍二十倍的苦痛麼？

“血這東西是無法爭的……”

這文句，這時忽然在琉璃光丸心中浮起。自己和千手丸從小就根基不同的。自己有佛的保佑。自己在現運幸想到了“來世的報應，”必定也是佛的保佑。既有來世，怎麼樣能不怕佛譴呢？正是因為有來世的希望，所以上人才禁止我們享現世的快樂的。千手丸或者不相信，而自己却很堅決地相信來世，相信佛譴。正是因此才可以說自己的根基是本來優異的。上人的稱贊自己，不就是說這一點麼？

這念頭像天的啓示一樣降到了琉璃光丸的頭上來。起初像電光一樣的閃閃發光的東西，次第擴大來像到汪洋的海濤了，潑潑地浸透了琉璃光丸的魂，包擁了他的全體。那個閃爽朗的而陶醉於嘹亮的音樂那樣心情，非深入三昧之境的行者是不能味到的宗教的感激，那種調子。琉璃光丸不覺合了掌而拜眼不見的佛。而又在心裏連續反覆這一連說話。

“一刻移心於今世的榮華而想拋撇來世的果報，這

我所犯的愚蠢的罪請宥恕了。我決不再第二次生起像今夜那樣的也卑鄙的想頭了。請宥恕我。”

已經是無論如何我不能受人的誘惑了。千手丸若耽溺於現世的歡樂，由他一人去耽溺好了。也因此來世倒跌在無間地獄裏去受無量劫的苦惱好了。那時候正是自己到西方淨土，而從高處俯瞰他哭泣叫號的樣子了。已經是無論怎樣說，我的信念都不會動搖了。我已經在千解一髮之際站住了。已經不妨，已經安穩了。

琉璃光丸達到了這樣的決心時，長長的秋夜已經漸漸亮起來了，晨課的鐘聲已經朗然地打響了。他抱了比平生更加幾倍的緊張的心，胸，恭恭敬敬走到像纔醒的上人的室中去侍候。

千手丸的使者在那一天的卯刻到文殊樓的石階邊去等候，果然琉璃光丸到這地方來了，不過少年的回答，全然是他預期以外的。

“塵世也許是有趣的，但我因另有道理，不下山去。我對於女人之情，還是覺得佛的恩惠更可感謝。”琉璃光丸這樣說。再從懷中取出昨夜的信來。

“我在今世受苦，却想在來世享安樂的。把這話說給千手殿聽。保存了這信，反而使心上生迷 所以請你把這信拿回去。”

在那人不思議映着他的眼睛想說幾句什麼話的時候，琉璃光丸把信丟在地上，頭也不回急急向僧房那邊走了。



這一年又到了冬天。

“你到明年已經是十五歲了。因為千手丸的例，春來了，早早受戒吧。”上人對琉璃光丸說。

不過，一旦因舊友的消息而幾乎要搔亂他的心，雖則一時用熱情，而無理地壓服了，但終不能長久保持平靜的。他胸裏也漸漸開始放出煩惱的曙光。曾經苦纏着千手丸的妄想的意味，他也漸漸懂起來了。他也和千手丸一樣夢見了女人的影像，到了對於堂塔的諸菩薩像也是感着蠱惑的時代了。有時對於送還千手丸的信一件，覺得有點可惜的心情了。有時也想或若深草的使者還會來一次，心裏是暗暗期待看的日子也有。

他有點怕取和上人見面了。

但是還相信“佛力保佑”的琉璃光丸，不想取千手丸那樣盲忘的行動的，他某次在上人面前俯伏了說這樣的話。

“上人樣請憫憐我的愚笨，現在我是成了不能嘲笑千手的人了。請教授給我鎮壓煩惱之炎的法道，打消女人的幻的方法。爲入解脫之門是抵拚怎麼樣苦的修行都不避忌的。”

“你很好那這一件向我懺悔了。真是可稱贊的用心。好極的菴童。”

上人這樣說。

“當這一種邪念起來的時候，只有一心去求告我佛的慈悲的方法。從今天起二十一日之間，每天不要間斷去齋戒沐浴坐宿在法華堂吧。這樣之後，一定成了功德而可以打掉那些討厭的幻象了。”

上人這樣教道了。

恰好翌日是第二十一日的滿願的夜間。琉璃光丸憑在殿內的柱上，因爲連日疲勞的結果而昏昏地打瞌睡

了。夢中却來了一個高貴的老人，像頻頻呼他的名字。

“我告訴你一樁好消息。你前世是在天竺某國王朝廷上做官的。那時這國的京城裏有一個美女深深地戀慕你。但你那時就是道心堅固而不溺惑於情慾的人，所以那女人無論如何不能迷你。你因為拒斥了女人的善果，今世就來盲在上人的膝下，成了受得善智識的身分，但戀慕你的女人，還不能忘你，變了形住在此山中。你若是為女人的幻所苦，去會會那個女人好了。那女人因為要迷你的報，在這世是成了禽獸，但因托跡於貴高的靈場，而朝夕聽着經文，所以來世去生在西方淨土的。而在極樂的蓮花座上，和你同現微妙的菩薩相，而浴在盡十方的佛陀的光明之中。那女人現在單獨在這山的釋迦峯頂上，受了傷要死去了。快去會那個女人吧。那麼她比你先到了阿彌陀的佛國，暗中一定幫助你的菩提心。你的妄想一定會掃除得片屑不留。——我是因為愛重你的信仰做了普賢菩薩的使者，從兜率天來的。使你的信仰長長這樣地堅固不動，給你這一串水晶念珠，決不可以疑心我的話。”

琉璃光丸一驚醒來時，已不見了老人的踪跡，他膝上却有水晶的念珠，朝晨的露珠一樣晶瑩地輝耀着。

在十二月末的朝上，在像剪刀一樣的寒風之中，要登到釋迦峯頂上去，在弱小的菴童是比三七日水浴祈禱加倍的難行，但琉璃光丸是要去會那有三世深重宿緣擊着的女人的現世姿，就妄了前後地去走上這險阻的山路，却不感到什麼苦勞什麼障礙。途中霏霏地下起棉花朵一般的雪來，也不過作爲使他一徹的意志和情熱更加燃旺來的柴薪罷了。眼見這天地山谷樹林包進在浩浩蕩蕩的銀色中去，他幾次跌倒却仍起來走上去。

好容易漸達到了頂上的時候吧。在捲旋而降下來的繽紛的積雪中間，看見比白雪更白的一塊，疑心莫非是雪的精英那樣的東西，有一隻不知名的鳥，在翼下負了痛傷，點點像散花那樣地滴流着血，倒在地上喘息而苦悶着。眼中看見了這樣子，琉璃光丸一氣跑過去，像護雛的老鳥一樣，兩腕緊緊地抱住了她。而在這聲音都發不出來的暴雨底下，高唱彌陀的佛號，把手裏所持的水晶的念珠加到她的項上去。

琉璃光丸怕看他自己是要比她先凍死了。蔽覆她的身體而俯着面的琉璃光丸，他的像可愛的小建築那樣的束髮上，也不知是鳥的羽毛還是雪粉，頻頻地酒酒地降上去。

十七年十二月譯。

1. 少納言，日本古官名，爲太政官的判官，兼中務省侍從，掌鈴印傳符等，奏上小事。同中國古時中書詩中之流。
2. 樣 3. 殿，均加以姓名下的一樣尊稱，彷彿老爺，先生之類。

三角戀愛

黃中著

現已出版

黃先生專門從事小說，將有二十年的悠久歷史，他的文字，思想，和他的獨有的作風，差不多一年幾變，變到數不清了，而他的小說也越變越進步；於是他的轟傳了好幾年的那部鉅大的創作『三角戀愛』，竟然有這機緣出版了，那我們應該怎樣地鑒賞一下！

全用客觀描寫，和以前『獅吼』及樣本上所刊的完全不同，其藝術手腕進步到委實驚人！濃烈的情緒，狂放的言論，浪漫的事實，描寫的技巧，和尋常的三角式戀愛，也大大不同！況且都是實在的事情，這才是值得誦讀的戀愛小說！

共三大集，都二十萬言，在文壇上可以驕傲的一部鉅著！第一集現已出版，實售七角。

要做一篇魯迅論的話

A. B.

I. 關於吶喊的對話

A.——那麼冷天還這樣用功。 看什麼書啊？

B.——消遣消遣而已。

A.——啊，當真的。 而已而已的‘而已集’麼？這是最
近出的魯迅的雜感集了，我却未曾看過。

B.——也難怪你，這是一九二八年十月印好的，是可
以說最近的了。魯迅的東西，我也知道你一向
不大看的，便是我也是。

A.——那麼到了這時候為什麼又看起來了呢？難道因
為現在他的名頭大了，你想從他的東西當中去
找出沽名釣譽的法則，供自己的應用麼？ 呵

呵！

B.——也不想要什麼名，不過倘使果然能找出這樣的法則，到也是有用的，因為可以供要名的人的參攷模倣，使他們也成了名，却是一件功德。

A.——那麼，你就想做這一步工作麼？

B.——到也未必。因為我知道這是我能力所不及的。

A.——那麼，又為什麼忽然地看起魯迅的作品來呢？

難道你近來忽然歡喜了他的作品麼？

B.——這却未必。魯迅的作品，我是照舊還不能歡喜的，不過他的雜感之類，在茶餘酒後消遣消遣也好，那却勝似看‘笑林廣記’一類東西了，這與我們的喜歡聽隔鄰的王三嫂和李四媽門口一樣，是和我們有開，又似無關的話。

A.——這你未免太小看他了，他總也有他的理想，主義之類比王三嫂李四媽高一層的。

B.——那我也可以承認的，不過我還是覺得有時在王三嫂李四媽門口的話裏，却有比魯迅的雜感更真實更高遠的真理。真理並不是學者思想家文

人的專利品，我們不能過分看輕王三嫂李四媽一般人的。

A.——這是不錯的，不過魯迅也有他的好處，你總承認吧。

B.——那是不必說的，什麼人都有他的獨特的一點好處，若使一點好處都沒有我又何苦在這裡讀魯迅呢？

A.——那麼你在那里找魯迅的好處麼？

B.——是的。

A.——爲什麼吃了飯有這樣工夫去找人家的好處呢？你不是自己就很忙麼？

B.——那也是沒辦法，而且一方面還是可看作茶餘酒後消遣消遣的。啊，對不起，茶都不曾倒你喝，怪不得你要這樣嘮嘮叨叨地問難了。那請喝一杯茶，我們一同做這茶餘消遣吧。

A.——謝謝，不過請把你的話說完全了。爲什麼是沒辦法，還有一方面又是什麼？

B.——實在有人托做一篇批評魯迅的東西，所以近來

要把魯迅通讀一遍。現在就是做這工作的一部分。總之先讀了再說。

A.——原來如此。想不到你又來做什麼批評的文章了。我看還是歇手，免得丟醜。你本來不大懂什麼叫做批評的。

B.——可是已經答應人家了，所以說沒辦法。

A.——好個沒轉法，是誰叫你答應的！

B.——是你叫我答應的。因為我們的A兄，是一個具有銳利的批評眼的朋友，所以我想如其批評做不出來的辰光，儘可請他代勞。現在正好你來了，對不起替我做一篇魯迅論可肯？

A.——對不起，我可沒有工夫，況且我是不會答應你，所以我有辦法可以否定你的要求。

B.——啊啲，那麼魯迅論就此要做不出來了，這是不行的，非做出來不行的。

A.——那麼你自己動手做好了。又沒有誰遮攔你。

B.——不過，對不起，總要你幫幫忙，我一個人實在擔當不起。

A.——有什麼擔當得起不起，做了出來再說。反正你又不是什麼批評家。

B.——因為不是什麼批評家，就可以亂說麼？這道理太新奇了。

A.——自以為是批評家的尚且亂說哩，那又有什麼關係？

B.——那麼請你來做吧。

A.——我已對你說過沒有工夫。因為做批評是頂費工夫的，至少要把那些作品通讀一過，才可以動手。你大概把魯迅的東西都買來看。

B.——是的，趁這幾天北新書局在廉價，我所以去買了他的著作來，到也費了好幾塊錢，我想不到他已有這樣多的書。我不會買他的翻譯，也因為想省幾個錢，而且也沒有工夫替他當義務校對。

A.——那是可以的，他的翻譯本來沒有什麼意思，而且雜亂得很。譯廚川白村的文藝論，却又譯鶴見祐輔的演說集，譯阿爾志跋梭夫的小說，却

又譯愛羅先珂的童話劇，譯望蕩覃的童話，却又譯武者小路實篤的劇本，近來又在譯什麼美術史哩，真是一點也沒有系統，全是亂七八糟的亂譯。

B.——你到知道得很多哩，我只道你關於魯迅是不知道什麼的，你曾經讀過他麼，這些翻譯等等？內容究竟譯得怎樣？

A.——我不曾看過，不過從廣告上已經知道了這些。內容好困難說，錯大概不很多吧。不過亂譯總是亂譯。

B.——這個似乎不能責備魯迅的。實在因為中國人才太少，而且這種書都是很需要的，所以魯迅只能動筆譯了，目下能彀做這工作的，在他想來是只有他才配，實在是由於他的熱心而代替許多人做了許多工作，這是值得我們敬崇感謝而不該去非難他的。

A.——你的話對。我不多說了。你把他的書都讀過了麼？

國故，他沒有宣誓自己不讀中國書，沒有發願自己不整理國故，所以也是無妨礙的。

A.——對了，對了。你的話竟沒有一句錯的。但這些都是枝葉。你魯迅論的根本，總要是對於他的主要作品，‘吶喊’和‘徬徨’的批評才是。

B.——領教了，我也這樣，也預備這樣做。我拿出來你看，我讀了他每一篇後的感到，就寫在紙上的。

A.——好的，趕快拿出來讓我看。

B.——不可見笑的呢！

A.——不，你也不必客氣了，快拿過來我看。

B.——這是‘吶喊’。第一篇是‘狂人日記’。

A.——那一篇我也看過，起初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的，不過我不懂是怎麼意思。

B.——那很容易的，又很明白的，他不過在說明這一個社會是人吃人的集團罷了。看他第十三節的第二段：‘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云云，就可知道了。不過他只是繞了這一個概念走圈子，

說來說去還是吃人，一點也沒有性格的發展，而且又是純粹理智的，沒有一點狂人的情感，這可以算是一篇頂失敗的作品。只看第一節說：‘我怕得有理’第二節說‘我明白了’第三節說‘凡事須得研究纔會明白’，第五節說‘這幾天退一步想’，第七節說‘我曉得他們的方法’，第八節說‘其實這種道理，到了現在，他們也該早已懂得’，再後的第十二節還喊出‘不能想了’。這在每一節的開頭或結尾不是想，便是懂得，不是我明白了，便是我曉得了，不是道理，便是有理。這一個狂人，我想決不是他篇首所聲明的什麼迫害狂，而簡直是推理狂了。他的說話也是大都具三段論法的推理形式。所以我說這一篇‘狂人日記’是頂要不得的作品，儘管牠內中也許有什麼深奧的意思。

A.——你不要這樣赤裸裸地批評得人家體無完膚才好。魯迅部下的走狗是極多的，以前的老例，每有一次對他的惡評，他部下便是瘋了似的齊搶出

來的，真像一個惡狗村。你即使因為要維持你的允諾而做魯迅論，只能不痛不癢地說幾句膚泛的話，否則惹出了那一羣瘋狗來，是無法處治的，至少你要被咬得半死。我勸你寫文章時，千萬不可這樣率直。

B.——對了。承教之至。那麼我在次一篇稱讚他一番吧，那是叫做‘孔乙己’的。

A.——那一篇原是的，中學校有選來當國語文讀的，所以我也知道。寫得的確不錯，描寫一個落魄的讀書人，簡直是反映出智識階級的運命的，這裏蘊藏着無窮的悲哀，他却借一個酒店小夥計的眼來看，輕淡地又深刻地描出，手腕實在巧妙之至，這是可以稱揚的。傍邊的人的冷淡，無同情，幸災樂禍之狀，全部在紙上躍動，這是對於我中國國民的猛烈的諷刺，真是好極的東西。而且結構又巧妙。……

B.——慢着，稱讚的話，要給你一個人說完了，也該留下幾句讓我說說，否則人家又要疑心我只會

說人壞話的了，其實別人有好處，我也是想竭力讚賞的，而壞處我也想極力指摘的。在這一篇‘孔乙己’當中，我覺得剪裁太過了。他的家庭等等一毫也不提及的，魯鎮是一個小鎮，那小夥計聽人家背地裏談論，該是還可以多聽到些的。在作者的意中或者只多鋪排了要流入散漫，但這一篇却是太緊湊了。好是好的，太清太潔，令人如看到一個小的玻璃球，除了圓潤晶瑩之外，什麼都沒有了。倘使能使那孔乙己的周圍再稍寫幾筆，把這悲哀上，再渲染上！重彩色，不是更加好麼？

A.——你又有話說的，真是要這樣才能使你滿意呢？

B.——是‘孔乙己’我也說好的，不過有一點不足罷了。

第三篇的題目叫做‘藥’，也是差不多的東西，說好也可以，却總有可以批評的地方。

A.——怎麼說呢？

B.——寫老栓，小栓，丁家街口，茶店裏及其他都是很好的，但是第四節却成了蛇足。要寫夏家的

B.——不，有幾種書是一時買不到，如同他的‘墳’，想來是占重要地位的，却買不到。因此這文章是有點做不成了。

A.——別的都看了麼？

B.——也不，如同關於中國舊小說方面的‘中國小說史略’，‘小說舊聞抄’等都不曾看。

A.——那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原可以不看。

B.——還有‘唐宋傳奇集’却看了，是很有趣的，不過也是和這裏沒有關係的東西。

A.——這一類東西是和亞東裏的標點舊小說差不多，賺錢是很容易，而用力比較少，也是生財的大道。

B.——不過他選擇的東西是很不錯，這也是整理國故的一種工作，不能非難的。

A.——魯迅不是平日很反對國故的麼？他是主張青年不要看中國書的，怎的也做起整理國故的工作來？

B.——那麼這也許不是整理國故，而是別的一種工作。況且魯迅只叫人莫讀中國書，· 抨擊別人的整理

兒子，決不會是這一篇的主要目的，若是當該不致於這樣寫的。看這題目的用藥字，也可以知道的。大概作者做到半中，忽然觸起了這個念頭，覺得這樣寫會有趣的，於是叫出康大赦來，很巧妙地敘了這夏家兒子的事；但是這是一時想起來，而不曾全體打算過的，所以雖硬寫了第四節以作兩事體的連鎖，却弄得像篇中出現了二個爭雄的主題了，於是乎前功盡棄，弄得全篇的效果大為減色了。

A.——爲什麼又是批難呢？我對你說要留心。你何以又知道那夏家兒子是他偶然觸起的呢？

B.——這當然不過是一種推測。大概魯迅寫到了殺頭，忽然記得秋瑾是殺頭的，於是秋家的姑娘變成了夏家的兒子，因爲要表一點對於本鄉的女俠的敬意，又替她在墳上帶了一個花環，於是文章更加複雜凌亂，令人不解了。

A.——你的推測雖然有理，對不對須問魯迅自己了。
不過你的確喜歡說別人的壞話的，你什麼都不

滿足。

B.——不要性急，這剛剛只是三篇哩。第四篇的‘明天’，那是一篇好的，說一個寡婦喪了她的孩子，描寫得精緻極了。在孩子死後的婦人一種狀況寫得更好，竟像是讀着一個日本女俳人的一句那樣的情調。她的名我現在忘了，是很有名的一句，要查就可以查出來。是說她昏口沈沈地想着，今天她孩子又是到什麼地方，拿了長竿捉蜻蜓去了，到了這樣晚還不回來。其實她兒子是已死了。

A.——這個和那篇有什麼關係呢？

B.——關係原是沒有的，情調却竟是一樣。在這裏，我對於作者，表示敬意。

A.——底下怎樣呢？再翻下去。

B.——第五篇‘一件小事’，這是像隨筆一樣的東西，不會註着什麼讀後所感的文字，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再第六篇是‘頭髮的故事’，也沒有什麼關係，不過N先生發了一陣議論罷了。文章都

是很好，明白曉暢又有風韻的。

A.——照這樣子！對了你的做批評文，要照這樣子才好，不說好，也不說不好，相當的恭維，得體的稱讚，那才是不會招怨，而且又很合格式的。

B.——但是對於這第七篇的‘風波’，我又要說幾句話了。

A.——又是有讀了後的感想註着麼？

B.——自然。這一篇中趙七爺是一個很重要的脚色，而且又是篇中的關鍵，這對於他的活動，是應該很留心處理的。但是趙七爺却在‘太陽收盡了牠最末的光線’時候‘從獨木橋上走來，而且穿着寶藍色竹布的長衫。’七爺‘一徑走到七斤家的桌旁’說了一番話，却又‘通過人叢，……跨上獨木橋，揚長去了。’這位趙七爺真無聊得很，在黃昏夜晚却特地穿了長衫，跑來說這一番話，又莫名其妙的回去了。難道因為七斤兩年前曾喝醉了酒曾經罵過他，所以來恐嚇他麼？這太妙了。趙七爺來去，成為作者的傀儡，太

明顯了。這就是這一篇弱點，而且是致命傷，就因為趙七爺所與的地位是極緊要之故。

A.——唔，我不打斷你話頭，不過……

B.——不要緊的，次一篇，第八篇的‘故鄉’是一篇極好的作品，照我看來是魯迅各種作品中頂好的一篇了。

寫一家的景況，更加是寫對於閩土的感懷，非常動人，又是可愛，雖則有可怕的楊二嫂，反而使效果更好，沒有什麼可以非難之點的。結構也很自然抒寫又極自由。因為這樣的小說，魯迅是做了一篇了，所以現在有如此的令名，也是可以的。我稱讚的話是不大會說的，只好算了。附一句最後二段帶哲理臭味的文章，我看還是刪除了更好，不知作者以為如何？

A.——你若是篇篇能設這樣稱讚人家，你的批評家就做成了。因為我曾聽得一派人說述，批評家是要把作家的好處去挑選出來，替他表揚說明，即是捧場，乃是批評家的本職。所以如能把壞的

地方裝做不見，把好的地方大吹大擂，那便是頂合格的批評家，而且作者也是喜歡你如此，你的地位便可十分穩固了。所以上面最末的附加一句話，你還是不說更好。

B.——不是的，我實在覺得那一篇故鄉做得很好，並不是隨隨便便稱讚的。你且不要忙，現在第九篇。是頂有名的‘阿Q正傳’，這篇是魯迅之所以如此成名的，而且也有了法文英文俄文的譯本，又說是法國的羅曼羅蘭曾極口稱讚過，我也是仔細看過，是因此而特別仔細看的。不過失望。我知道有名的未必是頂好的，正像名流未必是好人一樣。‘阿Q正傳’不能說是頂好頂成功的作品，不過要算做魯迅的代表作，却是所以的。一個人的代表作，是說頂可以代表他的作風的作品，不一定要是他的頂成功的傑作的。不過在此地我們且跳過這一篇‘阿Q正傳’的批評吧。讓我再順次逐一看下去。

A.——可好，由你，碰到了煩難，跳過了原是頂簡捷

的方法。

B.——其次第十篇是‘端午節’，這篇也還不錯，描寫極其細膩，也有一點心理解剖。這大約是他自身的體驗，所以能寫得如此周到，他在北京是當學校教師，又在教育部當僉事，這時誰都知道的，大概那時已經有什麼欠薪索薪等等花樣了。

A.——不過，據說他是不帶家眷在北京的，而且和他的妻極不相得的。那麼端午節裏的方玄綽的妻怎麼來呢？你說體驗有點不像。

B.——但是，據說圍繞他圍的也有幾個女性，總可以從其中抽出一個來做模特兒吧。況且所謂體驗，原只是指他個人的感受而已。

A.——那麼請你再講下去，我到還想聽一點。

B.——其次是‘白光’這一篇很不分明，似乎加上了一重神秘的色彩。其實也許他的題材和我們的時代隔離遠了，所以不能理解。說一個不第秀才，在下第後，精神異常，想掘藏錢 又是反覆了一

次的掘不着。後來像夢遊病者一樣，跑出去溺死在水中。這也是可以成爲一齣悲劇，不過他的寫法是失敗了。推他的意圖是着重在心理的描寫和解剖一方面的。但陳士成已是一個神經變態的人，於是乎文章必然地要加上一重奇誕的色彩了。但是在寫掘藏的時節，卻又寫陳士成是一個正常人，實在有點令人不解；便是因此，這一團白光的倏隱倏現，有點令人莫名其妙而頭昏了。這個我無以名之，便叫牠做神秘的色彩。

A.——神秘就是不懂的意思麼？

B.——差不多。神秘大概不是平常人所容易理解的。

其次是‘兔和貓’，‘鴨的喜劇’，二篇都是隨筆一類的東西，記他身由雜事的。也沒有什麼特別可以說的地方。不過平時以出賣同情於弱小而得名的作者，這時於被鴨子喫去的喇叭却叫做喜劇，到有點覺得異樣，難道愛羅先珂這盲詩人是這樣想的麼？但照桃色的雲看來，那決

不是如此的。這當然是作者以為是喜劇的。

A.——什麼又替蛙之子大抱不平起來呢？由牠蝦蟆的兒子，田雞的女兒，被什麼喫了，反正不是一樣麼？人尚且要吃人哩。這是因此魯迅對於社會有普泛的憎惡，也是因此把這叫做喜劇的，你以為不可通麼？

B.——是了，你的話不錯，我懂了。下面的一篇叫做‘社戲’，到和故鄉有相同的風格，也是很好的一篇。

A.——你所稱賞的，都是關於他的幼時回憶一類的東西，這你不覺得麼？

B.——唔，原是，但我實在是覺得這幾篇好，又有什麼辦法。這也許有理的，此等情形均是他幼年的體驗，所以能曲曲寫來，歷歷如繪，這當然可以稱揚的。我雖然不主張一切小說都是自敘傳的某種形式，但是體驗在寫作上有很重大的幫助是無疑的。

A.——這本書已經翻最後了，最後的一篇你覺得怎樣？

B——最後一篇‘不周山’，取材於中國神話，就這題材去做小說，有一點不大充分的樣子，是要加以補充才行的。他的這一篇，我只能說是失敗的東西。在篇中他要加進他的冷笑，他的諷刺，却是失敗的根本原因。若說要冷笑諷刺是目的，那取這樣的題材便是失着。好了，一本二百七十二頁的吶喊總算看完了。

A.——是的，還欠下一篇‘阿Q正傳’未說。

B.——記得的，不要忙。還有他的‘徬徨’哩。

A.——你現在所說過的，都是很小的，形式方面的批評，這也可以說是無關宏旨的，但是你却自以為見人所未見而得意，這有點不大好吧，而且也不像堂堂正正的批評。

B.——請你不要性急，一切總要說到的。以前批評魯迅的人，已經很不少了，要照平常的形式做一篇魯迅論，少不得有許多地方要雷同的。這雖然沒有什麼關係，但是雷同是我所嫌忌的。又因為要買一本‘關於魯迅及其著作’也買不到，不

知別人說過些什麼話，所以我現在實在不敢動筆，被人家請心襲用，是頂不開心的事。還有魯迅的東西，我是一向不讀的，這是一時看來，總有許多疎忽的地方，所以只好把微小之點先記出來，然後將來再整理過而預備做一篇正正經經的魯迅論。

- A.——那很好。魯迅這人你見過面沒有？據說現在是住在上海，你可以去看看他，寫一篇印象記放在篇首，不是更好麼？
- B.——見是算見過的。一次C君去，我同了他去的，C君和他是同鄉而很熟識的，我也到他的東橫浜橋的那地方坐過一下。他的亂蓬蓬的一頭長髮，說好聽點像一個不修邊幅的美術家，說不好聽點像一個才從牢裏放出來的囚犯。他的眼睛，很鈍濁，像在做一個什麼夢似的。那有名的八字鬚鬚，却不曾給我什麼印象，面色很憔悴，是呈一種營養不良的色彩，也許他那時正在生病。的時候是在去年冬天吧，他到上海還

不久，有一次去江灣勞動大學講演過，我却不會去聽，因為去聽的人太多了，而我又沒有閒空的工夫。見他是這事以後不久，據說那地方，也是新搬進去，所以家具都還不完全，只有一張板桌和幾條凳子放在室內，樓上是他的臥室，未曾上去，也許牀都不會買好，而鋪被褥在地板上的。那時也沒有人，周圍說有一個女性的，那不會見是怎樣的一個。我們一回兒就回出來，所以只有很模糊一個印象，現在要我在人叢中指出他來，那是不可能的。

A.——以後還見過麼？

B.——好像又有一次。這是在北四川路的內山書店裏，我踏進去時，他正在書架上找書了。記得後來買了一本有島武郎的‘最後的日記’和一本世界文學全集中的‘露西亞三人集’另外還有幾本書不曾注意到是什麼。這時他的面色比較好看，雖則頭髮還是長髮。後來還有一次是我弄錯的，在寶山路口的公共汽車上，我見了一個

人，以為是他了。面貌實在很相像，不過我奇怪為什麼是變得如此年輕了，難道他喫了三德洋行的返老還童的生殖靈麼。後來我知道那是他的弟周建人，怪不得面貌相像相肖到這程度。我還要誤認的，你可以知道我還不能把認清楚。

A.——這正是你的文章一樣，也許還不會把他認清楚。

B.——不，我的文章，簡直還沒有把他認哩，我是還要寫下去的，倘使你能來和我談，那麼是更加好了。

A.——可以等我下次再來吧。魯迅就是周樹人，這你也以為不錯的？

B.——這沒有問題，他已經自己都認了。據說因為他的母親姓魯，所以他也改姓了魯的，這或是可靠的話。他和他妻是不和的，現在差不都坐離一樣，好在他周圍還有幾個女性，所以也不會寂寞吧。

A.——在這一點恐怕你很羨慕吧。

B.——那也要看對象起的，如果是美好的，非羨慕不

行，否則我也不會如此無聊的。不過這沒有大關係，我要做的是魯迅論。

A. ——那麼，等我下次再來看你做魯迅論吧。再會了。

B. ——再會。不過你頂好這幾天再來一回，一同讀他的‘彷徨’，免得我的文章只有一個開頭而接不下去。

A. ——也好，過幾天，我再來聽你講讀了‘彷徨’的結果倘有功夫我也讀了來和你可以討論，今天只是拜聽了你的話，我一句也不敢插口的。

B. ——很好，一定請你讀了來。那麼再會吧。

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午後三時

爐火作者的答覆

趙景深

在獅吼半月刊第十二期上看到金屋談話‘趙景深不致於抄襲罷’一條，閱後極爲詫異。‘爐火’一詩確是我的創作，不會抄襲任何人，我以我全人格來保證。某君說我的‘爐火’最後四句極與英國台維司（W. H. Davis）的‘冬火’（Winter Fire）相似，這或許是偶合，我雖然從十一月號英國的 Bookman 上知道克爾納罕（Coulson Kernahan）的再論五位當代的詩人（Five more Famous Living Poets）裏第一個就談到台維司，雖然又從商務西書部的書架上知道摩爾特（T. Moulton）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八年的新詩年選，（The Best Poems of 1923—1928）差不多每年總要選上台維司一兩

首詩，但台維司的詩我却一行甚至一個字也不會讀過。他的詩集有些什麼，冬火見於何詩集，我也一點都不知道，更不用說是抄襲了。

我作爐火時是一九二二年，那時我在天津新民意報館任文學附刊編輯，北方的天氣很冷，編輯室內燒着煤球。有一天我打開火爐的鐵門，凝視了許久，忽然得到小黑人在火堆裏彈奏跳舞的幻象，以為這是很好的比喻，便寫了下來，投寄晨報副刊。當時該刊編輯為孫伏園氏，選稿極嚴，爐火和其他的兩首竟蒙採登，我喜不自勝，從此決定了我作詩的方向，打算專寫幻象，也說是從想像一方面發展。此後的泛月，春笑柏之舞蹈，西沽桃林園丁的變像，金鋼橋畔的燈火玻璃畫師北門城頭望長沙城市等篇，都是我的近視眼在作怪，把甲看乙，丙看成丁，在現實的世界以外另創幻想的世界，這一條線索一直牽到一九二三年底為止，集成一冊，即定名為幻象，遊歷過商務泰東亞東新文化等書局，（那時還沒有北新開明等書店）都遭拒絕，一九二三年以後不大做詩，固然是爲了求食，這恐怕也是一個原因呢。爐火曾收入春

雲（天津新教育書社出版，于廣虞焦菊隱等十三人的詩集，現已絕版。）現在又收在開明書店出版的荷花詩集內。

說得遠了，就此打住罷。總算我倒霉，偏偏有一位台維司與我是一樣的近視眼。洵美既讀過台維司的作品，我希望他將這位我所陌生的作者趁此機會介紹給讀者，並且希望他指出冬火著作的年代和原文，以及見於何詩集。萬一台維司這首詩是一九二二年以後作的，我就先有了發明權啦。

景深先生：

“爐火作者的答復”已準你的囑咐登在上面了。你的態度的忠實與誠懇，使我對於你的人格外生了敬意。

台維司是英國詩人中最會寫抒情詩的，沒有一首不是充滿著動，色，光，聲。他的生活很奇突，志摩在新月上曾有一篇談起他的文字，叫做“一個行乞的詩人。”關於他的作品，我們幾時當在本刊介紹一下，以報答你的盛意。

他的冬火是他由 T.P. 週報的請求而選登在該刊的

十二首詩中的一首，不知爲何年所作，他的 *Collected Poems* 中也沒有印入，將來找到了當即奉告。

原詩正如你所決定了的作詩的方向一樣，是“幻象”的，附錄在這裏：

How bleak and cold the air is now—

The sun has never left his bed:

He has a thick grey blanket pulled

All over his shoulders and head

Big birds that only have one cry,

And little birds with perfect songs

Are silent all, and work their wings

Much faster than they work their tongues.

I'll turn that black-faced nigger, Coal,

Into an Indian painted red;

And let him dance and fire wild shots

Into the chimney overhead.

你假使有興緻的話，不妨把來譯成中文，那一定比
人別更能真。

洵美

談 散 文

Lodewijk Van Deijssel 著

郭 子 雄 譯

一 個 片 段

我愛那像人一樣的向我走來的散文，同着閃爍的眼睛，同着高朗的聲音，緊張的呼吸，更同着起勁的手勢。我要去聽作者在裏面哭笑，去聽他低語與高呼，去感覺他嗟嘆與喘息。我要他的文字在我面前朦朧的出現，像一個可捫觸的與有回響的有機體；我要他，當我在房內讀他時，從那在我眼前發光的字眼洩露給我，一種深入了我心內的精神並且像從他的書頁上升到我裏面來。

我愛那從藝術家的靈魂的無限裏所旋轉出來的散

文，像一個呼嘯的海，靜靜的流着牠宏大的波瀾，來近了，近了，更近了，光滑而廣闊，驟然的被銳利的光線照着。

我愛那向我襲來的散文，向我衝上來，霹靂的向我響來，在一種熱情的狂流中。

我愛那像山脊一樣不動的與嚴肅的散文。

我愛那像在夏天充滿了鳥兒的波動着的樹林一樣的嬉戲與快活的散文。

我愛那我所看見站在我面前的散文，固着它的句子，像一座大理石的城池。

我愛那像金色的急雨的字眼似的向我降來的散文。

我愛那像寬背人的隊伍一樣進行着的句子，整齊的行着，肩兒並着肩，在展開的行列裏一行又一行，上山，下坡，固着他們的腳步的聲音與他們的大踏步的沉重的動作。我愛那像地底的聲音一樣響着的句子，可是升起來，升起來，漸漸的高朗，加大，經過了，又升起，又鳴響，又是回聲在天上。

我愛那驟然來臨的字眼，好像從很遠的來，從青天

的裂痕裏射進金色的光輝，或是從高空裏傾覆下來，像黑的岩石來自一座噴射的火山。

我愛那像墜水似的向我落下的字眼，或是那像彈丸似的尖聲的穿過的字。

我愛那我所看見出乎意料的站在我面前的字眼，像

在田間的罌粟花與藍的玉蜀葵花。

我愛那從風格裏我向突然浮出的一種芬芳的字眼，像從教堂門口出來的香烟，或是從街頭女人手巾裏噴出來的薰香。

我愛那在頃刻間輕盈起來的字眼，像一個孩提的喃喃的聲音，來自閒散的風格下。

我愛那正是潺潺流瀉的字眼，像小小的閉了氣的悲咽。

我愛那像星兒樣的在我上面發出它的愉快與歡欣的散文，那發出情愛的太陽的光，把我帶過它輕蔑的薄冰，穿過它的憎恨的粗魯而黑暗的夜，它的譏笑裏的輕靈的銅聲鏗鏘的向我下降。

倘使你是讚許我，於是語言的雹打過我的頭，在裏

面我會看見紅的安琪兒憤怒着，藍色的歎欣與黃色的嘲笑。

將我舉起來，隨你把我送到什麼地方：除了對於你的字的權力屈服之外，我再沒有什麼請求了。

用你的字眼感動我罷，用你的字眼磨折我罷，也就因此讓你的字眼像狂吻一樣的向我降下……

無名的裘特

T. Hardy 著

有 守 譯

(三)

在無籬的大路上，或任便那一邊，一個人都看不見，這條白白的路似乎上升又縮小一直到與天相連。在極頂上一條山脊路成直角的交火——矮克尼爾街及經過區中的羅馬路。這條古道東西延繞好些里數，下至於活人記憶裏都是用來驅送成羣的畜牲到會市場市。但是現在荒廢草長深了。

這個小孩從前不曾遊行這樣向北從他居住的村落，在這村裏他被一個南方車站的脚夫送去的，幾個月前的一黑夜，一直到現在他沒有懷疑這樣寬，平，低下的地

土坐落得近在手邊，就在他的高原世界的邊緣。整個北面半圓周由東至西，四五十哩距離，擺佈在他面前；更清的，更潤的空氣顯然的比他在這裏所呼吸的那個。

離路不遠立着一個飽經風雨的倉紅櫻色的磚瓦。本地人民都知道牠叫櫻屋。他正要走過去忽察覺得一梯子靠着屋檐；想走得愈高，看得愈遠，使他站着看牠。在屋頂斜處兩個人修補瓦。他轉灣到山脊路向倉來。

在他渴然的看望工人已有好一會他鼓勁，抓上梯子以至於他站在他們旁邊。

‘好媽小同伴，你可要甚麼在‘上面？’

‘我要知道那裏是克利斯敏斯特城，請你。’

‘克利斯敏斯特在那邊穿過去，由那矮林側邊。你可看得見牠——至少在一個明朗天氣。呀，不行，你現在不能覈。’

此外的那個瓦匠，喜歡任何種消遣破他工作的無聊，也回轉向所指的地方看。你不常看得見牠在這樣天氣。他說。‘我注意到的那次是在太陽落時如火焰，牠好像——不曉得甚麼。’

‘天堂似的耶魯撒冷。’莊重的孩子提議。

‘呀——卻我自己決不會想到這個……但是我今天不能覈看見克利斯敏斯特。’

這小孩也用盡他的眼力；卻是他仍然不能看見那遠隔的城。他以倉上下來，放棄克利斯敏斯特用他的年齡的游移不定他沿着脊路走，尋找任何有趣的東西，可以在那附近土坎上擺着的。到他再過倉前回麥利谷芸時梯子還在原地，但是人些作完了他們一天的工，已經不在了。

天色漸晚；稍有微霧，不過清明一點除了下面地方更潮濕的區段同沿着河道。他又想到克利斯敏斯特，因他既特意由他姑母處走出二三哩，他希冀能覈把這個引人的城看過，關於這城他曾經聽人說過。但是縱然他在這裏等，這也不十分像在夜前空氣會明亮起來。可是他不甘心離開這個地點，因為北方天際已不為眼力所及，遷向村莊僅數百碼。

他爬上梯子，再看一吓人些所指的那一點，站停在瓦上最高的梯上。他或許許多天數不能再走這樣遠來。

也許的假如他禱告，想看克利斯敏斯特的意願或可以實現。人說，假如你禱告，事些有時到你這裏來，雖然有時牠們並不來。他曾在一講宗的短文裏讀過有一個人他起首修教堂，沒錢完工，跪下禱告，錢由下次送信來了。另一個人試了同樣的實驗，錢沒有來；不過他過後發覺他跪下所穿的短褲是一個壞惡猶太人做的。這不足褻氣，在梯上一轉裘德跪在第三梯，那裏，憩在上面梯上，他禱告霧散。

他然後再坐下，又等。在十分或十五分鐘光景變薄的霧完全從北方天際消散了，如在別處一樣，約在日落時前一刻鐘向西的雲些散了，太陽的位置一部分現出來了，光線由兩條端石似的雲間射出在顯明的界限上。小孩立刻回看老方向。

離山水盡頭處不遠，如黃玉的有光點子射出。空氣的透明與分分鐘光陰的逝去俱進，直到黃玉點顯出是指風標，窗子，濕屋頂泥石，以及別的發光點子在尖塔，圓屋頂，砂石工程上，和不同的隱隱微微顯出的。這就是克利斯敏斯特，沒問題的；或是直接見着的，或是映

現在特別的天空裏。

這位看景的人凝視下去直到窗子同風標失去牠們的光輝，差不多像熄了的蠟燭突然消滅。這渺茫的城復被遮蓋在霧裏，轉身向西他見着太陽已不見了。景的前段變得慘暗，隔近的物件帶上獅頭蛇尾妖物的顏色同形狀。

他急然下梯子，開跑向家走，試不去想巨人些，蠟船主同他周圍的死屍每夜在被妖迷的船上反叛的。他知道他不信這些令人厭懼的東西，卻是他狠歡喜在他看見教堂塔及小房內的燈光，雖然這並不是他出世的家，他的姑婆又不喜歡他。

那那位老婦人鋪窗裏面及週圍，安上鉛上的二十四小格，其中一些玻璃因年代久已酸化，你差不多看不見裏面陳列的可憐的一便士一件的貨品，為積蓄器一部，這積蓄一個強壯的便可以拿得起，裘德的外面生存在此過長久沒生息的時日。但是他的夢想的浩大同他的環境的渺小一樣盡量。

穿過堅實障礙的寒冷白堊高原南北他總注視一個光

燦的城——想愛的地方他把牠比作新耶魯撒冷，雖然多點畫家的意想少點金剛鑽商人的在他想那裏的夢想裏此默示錄著者的夢想。 城得着一個實體，永牲，於他的生活上一種把持，主要由一件事實的核那個人他的知識和目的他狠尊敬確係在那裏住。 不僅如此，乃是同那裏邊的更有思想同心意中放光明的一些中住。

在悲慘濕天，雖是他知道在克利斯敏斯特也一定下雨，他總不相信那裏下得一樣的陰沉。 只要他能離開村落的緊綑一兩點鐘，這不是常有的事，他便潛去小山上的樓屋百折不回的用他的眼力；有時得一見圓屋頂或尖塔為報酬，在別的時候只一小煙，這在他的評價有香的玄奧。

其次這樣日子到了他突然想起假如他放黑後抓上所看視起點或者走遠一兩哩，他許見得城中夜晚燈光。 這須得是一人單獨回來，不過就是這件致慮也沒有駭止他，因他可以在他心地上放出點丈夫之氣，無疑的。

這個計畫按時實行。 天色不晚當他到了觀望地方，僅黃昏後；但是黑的東北方天際，有白同一處來的風作

伴，弄得這次較黑。他是受了報酬；不過他所看見的不是成列的燈些，如他一半預期的。沒有單獨的燈可以看得見，只是一種圓暈或發熱的霧如弓形的懸浮在這地方上與後面的黑色天空相對，以致燈和城覺相隔只一哩來路遠。

他用勁去尋思光灼中一定之點，教師或者在那裏——現在從沒有同麥利谷芸任何人通消息的他；對於這裏的人些他好像死了。在光灼裏他似乎看見斐羅生舒適的散步，如勒朴夏德勒察爾鎔鐵爐中形態之一。

他曾聽說微風一點鐘行十哩，這事現在到他心裏。他張開他的嘴唇他面向東北，吸引風好像牠似甜酒一般。

‘你，’他說，撫愛的向微風演說，‘是一點到兩點鐘以前在克利斯敏斯特城中，在街上漂浮，拽轉定風針，接觸斐羅生的臉，爲他所呼吸，現在你在這裏，爲我所呼吸——你，說是原來那一個。

突然間同著這風有點東西向他來——從那地方的信息——從什麼住在那裏的人，這好像是。確實這是鐘聲，城的聲音，細微同和調，叫喊他‘，們很快活在這

裏。’

在這內心的騰躍他完全志了自己身子的地位，僅由不清楚的回憶記起來。離他憩足的山的峭壁幾碼遠一聯馬出現，從極大的斜坡底脚經半點鐘蜿蜒的進程到了這個地方。牠們有一載炭在牠們後面——一宗燃料這只能由這條特別路擡上高地。跟着牠們的有一位車夫，一個二把手同一個小孩，這個小孩現刻脚踢大石在車輪中一個的後面，讓喘氣的動物些久休息一下，至於管馭的人些在載裏拿出一小嘴酒瓶縱飲一周。

他們是年老一點的人，有和譏可親的聲音。裘德向他們說話，探問他們是否從克利斯敏斯特來的。

‘皇天禁止，同這個載子。’ 他們說。

‘我說的地方就是那邊那個。’ 他愈見浪漫的深繫克利斯敏斯特以至於，如像青年愛人暗指他的相好，怕羞的再說出牠的名字。他指天際光亮。——幾乎是不為年老點的眼力所辨別。

‘是的。那裏是像有一處比別的地方稍為亮點在東北方，雖然我自己不會注意到，無疑的這許御克利斯敏

斯特。’

說到這裏一小本故事書委德塞在他手臂下，帶牠們在天未黑以前到這裏路上讀，滑出落在路上。車夫眼看他拿牠起來同攔直篇頁些。

‘呀，少年’他說，‘在你能讀他們那裏讀的以前你一定得把你的頭另一方向安上’

‘爲甚麼?’小孩問。

‘呀，他們從不看我們一類的百姓些所懂得的任何東西，’車夫繼續說籍此過日子。‘只是在洪水氾濫以前用的外國語，那時沒有兩家人說話一樣。他們讀這類東西同夜鷹會旋轉一樣快。那裏盡是學問——沒有別的只是學問，除了宗教不算。那也是學問因爲我從來不能懂得牠。是的，這是立意莊重的地方。并不是那裏夜間有娼妓在街上。……你知道，我猜想，他們那裏培植培牧師好像上壇中萊蕪? 卻是要——多少年程，抱朴? ——五年去改變一個蠢笨少年到莊嚴的佈道的人沒有舛惡的情慾，他們可以做到，假如這是可能的，把他磨鍊出來像他們一樣的工人，使有一個長

面孔，一件長黑制服同背心，一支宗教式的領同帽子，與他們在聖經裏所用的一樣，以至於他如己的母親有時都不能認識他。……那嗎，這就是他們的職業，與任何別人的無異。’

‘但是你怎麼會知道——’

‘你可不要打岔，小孩。決不要向對你說話的人打岔。把前頭那匹馬牽開一邊，抱比；有什麼東西來。……你一定得注意我是談學院生活。他們在高邁的階級裏生活；這是沒有辯駁餘地，雖然我自己不見得看得起他們。如像我們在這裏我們身體在高地上，他們的心意也是如此——心志設高雅的人些，無疑的——其中的一些——能用大聲想賺錢以百計。好些是年少力強的漢子差不多能贏得一樣多的銀杯。如說到音樂，在克利斯敏斯特無論那裏都有狠美的音樂。你可以是信教，你可不是，你總不能自禁的同一般人敲與自相洽的調子。在這個地方有一條街——正街——在世界上沒別的像牠。我可以說我實在略略知道克利斯敏斯特一點。’

在這時馬些已憩气了又再屈向領圈。裘德，向遠隔的暈圈作一最後的極尊的觀望，轉身步行在他的知道清楚異於尋常的朋友旁邊，這個人又不反對多告訴他，在他們走動時，關於這城——牠的塔同廳同教堂。車子轉向一十字路，於是裘德親熱的道謝車夫的告述，說他只心願他能談到克利斯敏斯特如他一半的好。

‘好罷，這僅僅是我遇見的。’車夫不帶矜誇的說。

‘我從沒有到過那裏，不比你強；不過我把這個知識東集西湊合成的，你要牠是狠歡迎的。在世上奔走如我，與社會中各樣階級交接，雜人不知不覺的聽些事故。我的一個朋友，在他壯年時他常在克利斯敏斯特葛羅西旅館中刷皮鞋，緣是，我知道他如我知道我自己的弟兄一樣清楚在他晚年。’

裘德繼續單獨向家走，這樣深沉的默思以致他忘了去覺得膽小。他忽然長老些。這曾經是他心的渴慕去尋找一點東西來憩止，來歸從——對於一種地方他可稱為佳妙。他能否在這城裏找着那個地方假如他能到那裏。這可否是一個地點在裏面不怕農夫，阻礙，或

嘲笑，他可以看守同等候候同用心於一種偉大事業如他所聽見過的古人？如暈圈對於他的眼當他一刻鐘以前凝視牠時，那嗎這個地點對他心裏也是一樣當他走他的黑路。

‘這是一個光明的城，’他對自己說。

‘知識的樹子長在那裏，’更遠幾步他添說。

‘這是一個地方人的教師發源同去處’。

‘這是你們可以叫做一個宮城，爲學識及宗教所保護’

在這形像以後他靜默了好久直到他加說：

‘這可治我的式’

金屋郵箱

(一)

樊仲德，李新，兩先生來函：（上略）我們對於金屋月刊第一期有幾種意見：1.封面最好用木刻畫逐期更換；2.金屋談話請仍照獅吼原狀：否則讀者簡直不得要領；3.紙張最好換得好些；4.請再多登如獅吼之介紹批評與討論一般的文字。

答：你們的好意，真使我們感激。茲逐條答覆如下，1.木刻畫不易得，況且我們覺得雜誌的封面越簡單越好，使讀者一望便知，將來不會在買的以前費工夫在雜誌堆裏找，或者見到了還以為是別一種新的雜誌；2.金屋談話我們很想仍照獅吼原狀，但是現在外面摹做的很多，雖然易於流入輕薄，但國內國外最近文壇新聞，

也儘可以在他們那裏看到，所以我們覺得實無恢復之必要；3.上期因年底的原故，我們沒有先買紙，等到稿子排好，已是新年，在三個鐘頭內趕買紙而志達紙店的維昌紙已售罄，於是祇得把來將就了，我們不得不求讀者原諒，4.慢慢地當有以應命。

金屋談話

我們先講關於本期稿件的話。本期的稿件我們真可以說毫無愧色了；詩，我們有徐志摩的；創作小說，我們有滕固，倪貽德，葉鼎洛的。洵美譯的 Moore 的和尚的情史乃 Moore 短篇中的傑作，曾刊 H.L.C. 雜誌上，原名 The Hermit's Loae Story 現在收入他的故事集 A Story-Tellers Holiday 名爲 Dinoll and Crede 把 Hermit 譯作和尚，當然不妥，但是我們也想不出別的字。A B 的那篇東西也不是一篇貿貿然寫的作品，他的批評也並不雜有一些中傷或是嫉妒的口吻，確是一篇好的批評；但是作者不愿用他的名字，因爲這是兩個人的話，說話是 A 與 B，因此便以 A B 署名了，下期還有他的文章。

傅彥長氏編的雅新月刊第一期已出版。

曾孟樸氏譯的，Aphrodite 已於上月脫稿，但忽然又發現有三種不同的原本，所以暫不刊行，擬再參考一下，根據了最好的一本修改，大約今年春天當可出版。

(二)

胡哲生先生來函：二星期前在朋友處見了中國的黃面雜誌 Yellow Book，借回家去讀一遍，你們的主張與作品與英國的黃面雜誌中的首要人物如 Anthu Symons, E. Dowson, John Davidson, George Moore, A. Beardsley 也大有相同之處，想來你們是有意的；深望你們能於翻譯 Moore, 及 Pater 之餘多做些表示你們的態度。的文章，與根據了你們的主張去批評旁人的作品的文字。

(下略)

答：大札讀悉，承示數點，感甚感甚。 我們的雜誌雖然是黃色，我們有幾篇文章雖然與他們有些相像。

但是我們決不是希望摹倣他們，這是我們要你了解的。我們對於文藝並沒有什麼主張，因為我們以為‘文藝便是文藝’決沒有別的作用；那麼除了‘爲藝術而藝術’外，自不容有別的主張：我們不久當有討論的文字刊登，不在這裏多講了。

(三)

師義先生問：易坎人譯的石炭王是不是部好的小說，易君的譯文好否？

答：石炭王是不是部好的小說，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便說得清楚的；不過我們第一須明白原作者 Upton Sinclair 寫這部東西乃有別的作用，他的目的並不在要寫部好的小說。講到譯者的文筆，那麼我們覺得要去達到譯者的目的，這種文筆也儘夠了。

金屋書店已出版之新書

1	平凡的死	小說	滕固著	五角
2	火與肉	論文	邵洵美	四角五分
3	花一般的罪惡	詩集	邵洵美	精裝九角 平裝五角
4	愛慾	武路小路著	章克標譯	三角五分
5	道連格雷畫像	王爾德著	杜衡譯	精裝一元四角 平裝九角
6	妖媚的眼睛	小說	黃中著	六角五分
7	文學生活		張若谷著	六角
8	十六年之雜碎		傅彥長著	四角五分
9	一朵朵玫瑰	譯詩集	邵洵美	二角五分
10	一個理想的丈夫	王爾德著	徐培仁譯	六角
11	死線上	長篇小說	王任叔著	六角
12	漩渦	小說	陳白塵著	六角
13	春夏秋冬	詩	郭子雄著	四角
14	做父親去	小說	洪爲法著	二角五分
15	七個絞死的人	安特列夫著	夏萊蒂譯	

將近出版之新書

1	三角戀愛(小說)		黃中著
2	銀蛇(小說)		章克標著
3	近代藝術(論文)		倪貽德著
4	妲己(戲劇)		徐葆炎著
5	支那的薔薇(小說)		倪貽德著
6	北美印象記(隨筆)	廚川白村著	沈端先譯
7	鵝蛋臉(小說)		滕固著
8	鬻體(小說)		黃中著
9	永遠繼續下去的		邵洵美著



長篇小說
章克標著

銀

中

第一部
多十
二萬字

作者章克標先生大努力的結晶，也是他最近的雄圖。全書三部，都三十餘萬言。只從分量一點上講，已經足以壓倒一切了。就內容說，結構的慎密新穎，描寫的婉約優麗，敘述的活潑生動，作者有他無比的藝術的手腕可以保證的。而且他的藝術的良心的銳敏，和謹嚴虔誠的態度，使他小說的品位益加增高了。具備這樣的優點——若疑心我們在吹，好在書要出來了，請看吧。